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庚子山集卷八

七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庚子山集卷七

周 庾信 撰

錢塘倪璠纂註

賀平鄴都表

周書武帝紀云建德六年正月乙亥齊王傳位於其太子恒改元承光自號為太上皇壬辰帝至鄴齊王先於城外掘塹豎柵癸巳帝率諸軍圍之齊人拒守諸軍奮擊大破之遂平鄴隋書地志云魏郡鄴縣東魏都後周平齊置相州

臣某言臣聞太山梁甫以來即有七十二代

管子曰封太山禪梁

甫者七十有二家史記封禪書曰七十二家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司馬相如封禪文曰繼韶夏崇號謚畧可

道者七十二君漢書音義項龍圖龜書之後又已三千

餘年

尚書中候曰黃帝東巡河過洛修壇沉璧受龍圖於河龜書於洛赤文綠地廣袤九丈負理平上有

列星之分七政之度帝王錄記興亡之數以授之堯帝又修壇河洛昧爽禮備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迴

風搖又東沉璧於洛日稷赤光起玄龜負書背甲赤雖大成字遂禪於舜言黃堯虞夏至今有三千餘年也

復制法樹司禮殊樂異

周易曰制而用之謂之法左氏傳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

之漢書匡衡曰三王不同樂五帝各異尚至於文離武落剡木弦弧

周易曰弦木為

弧剡木為矢

席卷天下之心包含八荒之志

二語出過秦論

其揆一

矣

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冰散席卷各爭恣妄張晏曰括結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師古曰八荒八方荒忽極

遠之地也班彪王命論曰至於順天應人其揆一也

伏惟皇帝陛下

謂周武帝也

握天

樞秉地軸

易通卦驗曰遂皇氏始出握機矩鄭康成曰遂皇遂人也但持斗機運轉之法春秋運斗

樞曰北斗第一天樞博物志曰地有三千六百軸括地象曰崑崙之山橫為地軸

駕馭風雲驅

馳龍虎

易云雲從龍風從虎

沉雄內斷不勞謀於力牧

帝王世紀曰黃帝夢

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羣帝寤而嘆曰夫千鈞之弩與力者也驅羊數萬羣能牧民為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也於是依占求之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為將黃帝因著占夢經十一卷藝文志有力牧兵法十五篇

天策勇決無待問於容成

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善補導之

事博物記曰容成氏造歷黃帝臣也

是以威風所振烈火之遇鴻毛旗鼓

所臨衝風之卷秋葉

陸賈典語云若衝風之摧枯枝烈焰之薰衰草

竊聞伊洛

戎夷幽并僭偽

謂齊王也時伊雒幽并皆為齊地

抱圖載籍已歸丞相

之府銜玉繫綬並詣中軍之營

漢書曰沛公西入咸陽還軍霸上蕭何盡收秦

丞相府圖籍文書又曰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

白馬繫頸以組封皇帝符節降枳道旁師古曰此組

謂綬也言齊主出降也

百年逋誅遂窮巢窟三代敵愾俄然掃蕩

竊聞至掃蕩言平齊據祖宗之宿憤也百年逋誅者謂高歡入洛魏武西遷齊神武本魏室罪臣至今始伐其

事也三代敵怨者魏分東西之後東魏靜帝遜位於神武之子齊文宣歷傳廢帝昭帝武成後主幼主而鄴乃亡西魏恭帝遜位於安定公之子周閔昔周王鮪水之帝歷明帝武帝至建德六年始平鄴也

師尚勞再駕

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問武王曰何日至武王曰將以甲子

日至膠鬲行天大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吏諫之武王曰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

軒轅上

谷之戰猶須九伐

史記曰黃帝姓公孫氏名曰軒轅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乃徵師諸侯

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張宴曰涿鹿在上谷索隱曰上谷涿鹿縣是

未有一朝指

麾獨決神慮平定寓內光宅天下

淮南子曰拱揖指麾而四海賓服說文寓

籀文二十八宿止餘吳越一星

地理志曰吳地斗分野也越地牽牛婺女之分

野也吳越春秋曰吳與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
理晉書天文志云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
於長在井吳越之分野屬揚州斗牛兩星皆星紀之次
故云一星時江表未平吳越尚為陳有於天星缺斗牛
之次也
千二百國裁漏麟洲小水

十洲記曰鳳麟洲在西海之中仙家煮鳳喙及

麟角合作膏名之續弦膠是也言四海俱歸所遺漏者係海外之一洲耳

若夫咸康之年四

方始定建武之代諸侯並朝不得同年而語矣

咸康疑咸陽又

疑太康漢光武年號建武

雖復八風並唱未足頌其英聲六樂俱陳

無以歌其神武

八風八方之風也六樂六代之樂也見左傳

坐鈞臺而誓衆

如啓繼夏禹之功

左氏傳曰夏啓有鈞臺之饗如夏姓也史記曰帝禹為夏后而別氏姓如

氏入商郊而問罪姬發成周文之志

牧誓曰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

牧野乃誓姬周姓發武王名

無改之道大孝也與

出論語

當今鹿臺已

散離宮已遣

尚書曰散鹿臺之財離宮引秦時天子行幸之所如長楊宜春之屬西都賦曰離宮

別館三十六所

兵藏武庫馬入華山

三輔黃圖曰武庫在未央宮蕭何造以藏兵器史紀

周本紀曰散馬華山之陽華山在華陰縣南

立明堂之制奏大武之樂

應劭曰明

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明堂上圓下方八牕四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八牕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重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旬七十二牖法七十二候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謂五時帝太昊之屬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鄭司農周禮注曰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

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也

盛矣哉上天降休未之有也政須東南

一尉立於比景之南西北一候置於交河之北

揚雄解嘲曰東

南一尉西北一候向曰一候官名也銑曰候所以伺候遠國來朝之賓候亦官也地理志云龍勒玉門陽關有

候也後漢郡國志云日南郡有比景縣水中頭上影當身下與

容縣至無戀越烽火至比景縣日中頭上影當身下與影為比如淳曰故以比影名縣閩駟曰比讀如蔭庇之

庇影在已下言為身所庇也林邑記曰渡比景至朱吾縣浦今之封界也漢書曰車師前王治交河城有交然

河水分流城下言將定江南平突厥令天下一統也然

後命東后詔蒼冥衢壇琬碑銀繩瓊檢告厥成功差無

慙德

尚書曰肆覲東后封禪書曰東后者諸侯也漢書武帝紀曰上還登封泰山孟康曰王者功成治

定告成功於天封崇也助天之高也刻石紀號有金策
石函金繩玉檢之封焉言天下一統之後將有封禪之
事以報
成功也
臣忝竊榮幸蒞政東藩不獲躬到闕庭預觀大

慶不勝鳧藻踴躍之至

漢書中山靖王曰位雖卑也得
為東藩曹子建求自試表曰位

竊東藩爵在上列呂向曰竊偷也謂無德偷居其位也
信時為洛州刺史在國東藩矣東京賦曰闕庭神麗毛
詩曰踴躍用兵曹植上責躬應詔詩表曰僻處西館未
奉闕庭踴躍之懷瞻望反側班彪冀州賦曰感鳧藻以
進樂兮顏延年秋胡詩曰鳧藻馳目成
呂延濟曰鳧鳥得水草歡躍而進也
謹遣主簿陪臣
曹敏奉表以聞
蔡邕獨斷曰諸侯境內自相以下
皆為諸侯稱臣於朝皆稱陪臣

賀新樂表

周書天和元年冬十月甲子初造山雲儻以備
六代之樂建德三年冬十月甲辰六代樂成帝御

宗信殿集百官以觀之集中

郊祀歌辭所以備六樂也

臣等言臣聞天地順動則雷出為豫

易豫卦象傳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象

曰雷出地奮豫

聖人成功則風行有節

左氏傳曰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

六德在咸池之宮山谷可調

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淮南子曰有虞氏其樂

咸池呂氏春秋曰帝堯立命質為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

八風入承雲之奏人神

不雜

八風八方之風服虔曰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飽其風融震音竹其風

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閭闔淮南子曰有虞氏承雲九韶竹書紀

年曰顓頊
樂曰承雲

我太祖文皇帝

周太祖字大泰魏之安定公也

體國經野設

官分職

二語周禮六官之辭

變魏作周移風正雅

魏姓拓跋氏周姓宇文氏孝經

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世說曰荀公曾善解音聲調律呂以正雅樂

衣裳而朝萬國珪璧

而會諸侯

周易曰垂衣裳而天下治左氏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圭璧周禮典瑞云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也

至如經綸圖籍

校讎煙燼

圖籍蕭何事注見前篇煙燼秦火也

樂正無缺章秩宗無廢典

尚書曰后夔為樂

宣但商頌十篇得諸太師之室

子夏詩序

正伯夷作秩宗

曰那祀成湯也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

虞書

五禮取於恭王之宮

漢書曰魯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壞

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伏惟皇帝以下武嗣興中陽繼業

皇帝周武帝也

詩序曰下武嗣文也漢書高祖中陽里人

運日月之明動淵泉之慮

禮記中庸篇云

如日月之代明又云淵泉如淵

律厯著微無煩於太史

史記有律厯志易乾鑿度曰天

氣三微而成一著周禮太史屬春官禮記曰太史陰陽謁之鄭注云太史禮官之屬掌正歲年以序事也

陰陽

晷度躬定於天官

釋名曰晷規也周禮鄭注云至日度景至不

夏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冬至之景丈有三尺土猶度也建邦國以度其地而制其域天官書索隱注曰天文

有五官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故得參考八音研精六

代漢書律歷志曰八音土曰埴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
絲曰弦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周禮以六樂之會正

舞位釋曰六樂即六代之樂雲門大封晉魏為二王序
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是也

殷周為三恪

封晉魏謂司馬拓跋二氏也司馬裔碑云
魏明帝時司馬楚之襲封瑯邪郡王命王

承制如賓之儀後周之受魏禪如周客二王之後矣左
氏傳曰昔虞閔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
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
恪言今封晉魏為二王猶昔之序殷周為三恪也雖

復朱干玉戚尚識典刑素韍纁裳猶因雄據

樂記曰比
音而樂之

及干戚羽毛謂之樂鄭注云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
禮記曰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注云韍
冕服之韠也韍或作黻周禮司服鄭注云凡冕服皆玄
衣纁裳正義曰玄衣纁裳者見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

蓋取諸乾坤乾為天其色玄坤為地其色黃但土無正位託於南方赤色赤與黃即是纁色故以纁為名也

未若山雲特起八卦成形鳳凰于飛九州觀德

山雲謂山雲儔

也八卦如服虔所說乾音石坎音革艮音匏震音竹巽

音木離音絲坤音土兑音金是也周易曰鳳凰于飛其

鳴鏘鏘爾雅釋九州云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

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

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樂改金奏於八列合天

記曰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

元於六舞

周禮鐘師掌金奏金奏擊金以為奏樂之節金謂鐘及鐃又鼓人云以晉鼓鼓金奏鄭注

云金奏謂樂作擊編鐘疏云金則鐘也奏則擊也先擊鐘後擊鼓也左氏傳曰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

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杜預曰用八八八六十四人惟天子得盡

物數故以八為列周禮大司樂有六舞舞雲門舞咸池舞大磬舞大夏舞大濩舞大武也又云凡舞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也

聲含擊石更入登歌調起初鍾還

參玉管

尚書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周禮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鄭注云登歌歌者在堂

也樂或當擊或當拊拊者擊石也初鍾黃鍾也禮樂器記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尚書大傳曰西王母來獻白玉瑄漢書音義曰古足以感天地而通神明康帝德而光以玉作不但竹也

玄象

漢書樂志曰夫樂者聖人所以感天地通鬼神安萬民玄象謂天象也易曰天玄而地黃以天色玄

故云

昔者齋居玄扈為曲在於雲門

山海經曰陽虛之山多金臨於玄扈

之水郭璞注河圖曰蒼頡為帝南巡狩登陽虛之山臨於玄扈洛汭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出此水中

師度盟津習舞歸於山立

括地志曰盟津周武王伐紂與八百諸侯會處盟津亦曰

孟津又曰富平津水經云小平津今云河陽津是也史

記樂志曰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

王肅曰總持干楠山立不動正義曰象武王伐紂持楠立以待諸侯至故云武王之事也遂乃包括

三名克諧一代

太平經典曰形體有三名天地人尚書曰八音克諧

作者之謂聖

天之所啓乎豈惟路鼓靈鼗空桑孤竹

周禮鼗鼓靈鼗孤竹之管冬日

至於地上之圓丘奏之靈鼓靈鼗空桑之琴瑟夏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路鼓路鼗於宗廟之中奏之鄭康成

注云雷鼓雷鼗八面靈鼓靈鼗六面路鼓路鼗四面孤竹竹特生者空桑山名

廣矣大矣輪焉

奐焉

易繫辭曰夫易廣矣大矣禮記檀弓曰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是知零

陵孝廉空傳玉管

漢書音義曰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始

平太守虛稱銅尺

世說曰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聞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至正會殿庭

作樂自謂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既無一言直勗意思之遂出阮為

始平太守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己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

於是伏阮神識

臣等並預鈞天同觀張樂

張衡西京賦曰天帝悅秦繆公而覲之饗

以鈞天廣樂莊子曰北門咸問於黃帝曰帝張軒墀弘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臣始聞之懼繼聞之急

敞欄檻眺聽

說文曰軒曲輶藩車塼涂地也闌門遮也檻櫳也

宗牙業業猛簾

越越

毛詩曰崇牙樹羽東京賦曰崇牙張鏑鼓設薛綜曰崇牙拘簾上板作劍銘者良曰崇牙猶篋簾以

挂鐘鼓西京賦曰洪鐘萬鈞猛簾趨趨李善曰周禮虎氏爲獸之形大聲有力者以爲鐘簾薛綜曰趨趨張設

貌翠鳳揚旌靈鼉樹鼓史記李斯諫逐客曰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鄭康成曰月令

云鼉皮可

杳冥雲霧蕩薄丘陵

東都賦云丘陵爲之震搖

醴泉與甘

露同飛赤雁與斑麟俱下

漢書曰甘露降醴泉生甘露元年詔曰乃奇鳳凰至甘露

降故以名元年武帝紀云上行幸東海獲赤雁作朱雁歌又曰上行幸雍獲白麟作白麟歌

聘魯請

觀理當見其盛德

左傳襄二十九年云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見舞韶削者曰德至矣

哉大矣如天之無不轉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

適齊忘味定是知

其盡美

說苑曰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

趣驅至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
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大
矣於此樂不圖為樂昔淵魚聽曲尚得聳鱗樞馬聞絃
至於此盡美見論語淮南子曰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伯牙鼓琴
猶能仰秣駟馬仰秣高誘注曰瓠巴楚人善鼓瑟淫魚
喜音出頭於水而聽之淫魚長頭身相半長文餘鼻正
白身正黑口在頷下以鬣戲魚而身無鱗出江中也江
淹別賦云聳淵魚之出鱗臣等誠愧知音敢忘悅豫若
仰秣仰馬吹吐謂馬笑也

使詳其音律是所邈然但能記其鏗鏘於斯為幸不勝
慶悅之誠謹詣朝堂奉表以聞

為閭大將軍乞致仕表

周書曰閻慶字仁慶河南河陰人也孝閔踐祚拜大將軍建德二年抗表致仕優詔許焉即此是也蓋子山所作矣

臣某言

某閻慶也

臣聞禮云大夫七十致仕於朝傳家於子

膳則貳珍衣稱時制

曲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又云七十曰老

而傳鄭注云傳家事在子孫是宗子之父王制曰七十貳膳八十常珍又云七十時制正義曰貳副也膳善食也恒令善食有儲副不使有闕也珍謂珍奇美食時制謂一時可辦是衣服之難得者是年轉老所須辦轉切也

臣自出身奉國四十餘年遭遇風雲從微至著太祖

文皇帝扶危濟難奄有關河臣實無堪中涓從事

漢書顏師

古注曰中涓官名
居中而涓潔也

自洛食風塵河梁旗鼓華陰有白馬

之兵河曲有黃沙之陣臣雖用命不能奇策功薄賞厚

因人成事恩澤年表常以愧心

周書閻慶傳云齊神武舉兵入洛魏孝武西遷

慶謂所親曰高歡跋扈將有篡弒之謀豈有苟安目前
受其控制也遂以大統三年自宜陽歸闕太祖謂慶曰
高歡逆亂宇內分崩羣盜競興人皆徇已卿遂能盡忠
貞之節重君臣之義背逆歸順捨危就安雖古人所稱
何以加也即拜中堅將軍奉車都尉河橋之役有功及
卽山之戰先登陷陣位至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雲中
大中正加侍中賜姓大野氏洛食風塵謂高歡入洛也
尚書洛誥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河梁旗鼓
謂河橋之役也華陰白馬之兵謂解華山圍也河曲黃
沙之陣謂平沙苑陣也史記平原君傳毛遂曰公等錄

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漢書有外戚恩澤侯表史記有功臣年表

仰逢周朝以揖讓登

庸謳歌受命主貴臣遷頻煩榮寵

周書云孝閔帝踐阼就拜大將軍天和六

年進位柱國

三槐以鑄鼎象物知其神奸五等以桓珪飾瑞

守其宮室臣以何德兼而有之

周禮曰三槐三公位焉左氏傳曰昔夏之方有

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而為之備使人知神姦故人入山澤林藪不逢不若魑魅罔兩莫能逢之周禮上公之禮執桓珪諸侯之禮執信珪伯執躬珪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注云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圭長九寸故玉人云圭長九寸公守之

况復水土之職王梁以應讖

受徵兵戈之王韓信以登壇獨拜語其連類臣又何人

袁宏後漢紀曰建武元年王梁為大司空封武強侯初
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上以野王衛徙也玄武水
神也大司空水土之官也乃以梁為大司空梁字君嚴
漁陽安陽人也史記曰蕭何聞韓信亡自追之謂漢王
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拜之擇良日
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
以為得大將至拜乃
韓信也一軍皆驚

方今四海未寧三方鼎峙

三方謂周齊陳

也陛下勞心之日羣公展効之秋而臣甲子既多耄年

又及

左氏傳曰老將至耄又及之禮記曰八十九十曰老鄭注云老悖忘也按慶抗表在建德二年至隋

開皇二年歲年七十七計此時已六十六歲矣無叅賓客之事謬違諸侯之班

尸祿素餐久紊典負乘致寇徒煩有司

詩云不素餐兮素空也無

德而食其祿曰素餐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撲而無治民之材易解卦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虞翻曰負倍也二變時艮為背謂三以四艮倍五也五來寇三時坤為車三在坤上故負且乘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故象曰亦可醜也五之二滅坎坎為寇盜上位慢五下暴於二慢藏誨盜故致寇至貞吝象曰以我致戎又誰咎也加以寒暑乖違節宣失序風木交侵菁華已竭

韓詩外傳樹欲靜而風不定廣雅菁華也

雖復廉頗強飯馬援據鞍求欲報

恩何能為役

史記曰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思復得頗頗亦思復用於趙

趙王使使者視廉頗頗尚可用否廉頗之讎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後漢

書曰武陵將軍劉尚擊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
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
甲上馬帝令試之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覆瓿哉是翁也
榮啓期之樂適足自貽

說苑曰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
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為貴而吾
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
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強裸者
吾既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
終也處常得終吾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燭之武之言無能為也

左傳僖三十年曰晉侯秦伯圍鄭佚之孤言於鄭伯曰國危矣

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特乞解所居
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

官言從初服事符骸骨之請非謀几杖之賜

說苑曰晏子任東阿

乞骸骨以避賢者之路曲禮曰大若臣北陵移病東臯

夫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

歸老史記曰司馬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西都賦曰北眺五陵茂陵在北故云北陵歸去來辭曰登東臯以

舒嘯秋興賦云耕東臯之沃壤山河茅社一反司勳公侯珪璧還封典

瑞

張宴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周禮云司勳屬夏

官小司馬之職又云司勳掌六卿賞地之法以等其功
公侯珪璧者周禮典瑞云公執桓珪侯執信珪伯執躬
珪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也春官宗伯有典瑞之職鄭
云瑞節信也典瑞若今符璽郎釋曰案其職云掌玉瑞
玉器則朝無冒位之人臣免妨賢之責虞氏養老敢希

東序之榮周朝如荼豈望西郊之禮

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

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
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
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鄭司農注云皆學名四
代相變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
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
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
郊周立小學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
為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周禮
曰望而視之欲其茶白也注云韋華遠眊之當如茅莠
之色詩云有女如荼吳越春秋云軍皆白裳白髦素甲
素羽之矜望之若茶是茶白色也此云周朝
如茶者謂養老老人髮白如茅莠之色也但瞻仰天

威方違咫尺徘徊城闕私增悽戀不任知止之情

左氏傳曰

天威不遠
顏咫尺

代人乞致仕表

臣邈言臣聞一葉將隕寧待於風露百川皆到自竭者

潢污

尚書大傳曰百川赴東海左氏傳曰潢污行潦之水服虔曰畜小水謂之潢水不流謂之污杜預曰

停水也

臣輒感之以悲以咽臣某中謝臣仲春之末舊患

漸加雙足頗蹇四支不利扶步有邯鄲之失勉視無離

婁之明

莊子曰壽陵餘子學步於邯鄲失其故也直匍匐而歸耳又天地篇云黃帝遊於赤水之北登

乎崑崙之山南望而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不得使離朱索之趙岐孟子注曰離朱即離婁也

安可率

此留務溷茲恒典陛下恩周曲成未忍捐棄微臣困至

於亟轉不堪勝臣所以自咎自傷淚繼之血臣某中謝

臣特承先緒進不因人陛下憫臣無用舉直而有慙

史記

云上曰甚矣汲黯之慙也

自奉圖太極宣緯中書

易繫辭曰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禮記曰王言如綸其出如綍鄭注云綍引棺索也綍音弗大索

陛下收臣以

一心任臣以獨掌九年冀登宰輔八歲載踐宗伯出擁

干旄入叅衡鏡或雲臺之上徵臣預疇咨之旨

後漢書曰肅宗

詔賈逵入講尚書南宮雲臺

或日觀之下詔臣操刊勒之文

漢宮儀曰泰山

東南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欲出長三丈所言日觀者望見長安其高如視浮雲

美而暢之臣

實尤忝明憲不敢以纖負立造竟微於滴助日月其媿

冰炭交集誠懷伏以前陪政事親荷德音謂臣等經侍

軒墀子孫尚延保護臣荷螻蟻歛戴丘山臣宜生亦盡

命死且陳力竊不知終而不知止朝列三數與臣同儕

臣未六十推臣則幼獨臣彌當頓顙病不俟年盈量窮

涯滿而招損逾時每乖於勿藥永日猶繫於苞桑

周易曰勿

藥有喜入曰其亡繫於苞桑

覽分必然貪榮所忌伏乞免臣見職

退畢餘生察臣榮不可支矜臣分不能強乃臣之幸也

豈悟仁壽之闕有此一時承明之廬無緣再謁

陸機與弟雲書

曰仁壽殿前有大方銅鏡仁壽殿名漢書武帝謂嚴助曰君厭承明之廬

心神已弊晷刻增

悲叨睿鑒則多士莫先違聖顏則小臣何遠惟冀三條

啓道萬乘巡京

西都賦曰披三條之廣路薛綜西京賦注曰萬乘天子也

悅西怨之

羣黎逮東封之從者危覓倘駐枯骨如存是臣之慚非

臣所望臣又聞驅奔効駕先輟於羸駘翔集賀成近遺

於鍛翮

羸駘驚馬也淮南子曰大厦成而燕雀相賀鍛翮殘羽也

彼尚知慕而况臣

哉聞未遑請臣之懇戀至於隳官臣合書罪無任戰慄

戀結之至

齊王進白兔表

代齊煬王
憲作也

臣聞輿圖欲遠則玉虎晨鳴

河圖括地象曰人訾野中有玉虎晨雷聖人感期而

輶轍迹方開則銀麋入貢

銀麋白鹿也史記周本紀曰犬戎以其職貢來王王遂征

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無不至

伏惟陛下明明在上翼翼居尊

毛詩曰明明在下陸士衡四言詩曰明明在上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

德動天關威移地

軸

荊州星占曰北辰一名天關河圖括地象曰崑崙之山橫為地軸

是以風煙照燭毛

羽禎祥史不絕書府無虛日臣受服元戎用綏邊鄙輶

門所屆始次熊山前茅慮無乃獲白兔

言齊王時方東討也劉熙釋名

曰元戎車在軍前啓突敵陣周所制也左氏傳曰邊鄙不聳熊山熊耳山也漢書地理志曰弘農郡盧氏熊耳

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入洛左傳宣十二年曰為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尋前茅慮無杜云在車之右者挾轅為戰備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踰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光鮮越雉色麗秦狐

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四

夷聞之各以來貢越裳獻白雉重譯而至史記孟嘗君有狐白裘直千金入秦獻之昭王月德符徵

金精表瑞

傳玄擬天門云月中何有白兔搗藥月有兔故云月德西方白帝是為金德白主金故云

金精又月為金精獲白兔為金精之瑞也

呈祥與頌効異披圖

左傳有與人頌圖瑞圖

也 尊敬之迹既明應事之機斯兆臣之龔行實從陝略

尚書武王曰今予惟龔行天之罰陝略謂治陝州也時憲為雍州牧故云瑞以素質彌雄西

氣西方為白帝之精在雍州陝路獲此白兔故曰彌雄西氣也庶重承廟算方事申

威揜代偃齊分韓裂趙不勝鳧藻踴躍之情

齊王進蒼烏表

周書建德三年雍州獲青烏

臣某言

某謂憲也

臣聞飛南陽之雉尚闡霸圖

列異傳曰陳倉人得異物

以獻之道遇二童子云此名為螭在地下食死人腦螭乃言彼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乃逐童子化為雄秦穆公大獵果獲其雌為立祠祭有光雷電之聲雄止南陽有赤光長十餘丈來入陳倉祠中所以代

俗謂之寶夫人祠抑有由也

下建章之鵠猶調和氣

西京雜記曰始元元年黃鵠下

太液池上為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羽肅肅兮行蹒蹒金為衣兮菊為裳唼唼荷苳出入蒹葭自顧菲薄愧爾

嘉況乃虞廷告瑞姬社呈祥

抱樸子曰昔有虞氏至孝三足鳥集其庭呂氏春秋

曰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於周社文王曰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

咸高識哺

之心實貴能知之性

師曠禽經曰慈烏反哺

伏惟皇帝陛下

謂武帝也

德教百姓孝刑四海

二語出孝經

攝提從紀天下文明

爾雅曰太

歲在寅曰攝提易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是以東海輸禽乍改黔質西山度

羽或變蒼精

博物志曰有鳥如烏文首白喙赤足曰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史記曰秦

更名民曰黔首按黔黑色也若蒼頭矣黔質亦謂蒼色也西山經云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郭璞注云三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別自棲息於此山也竹書曰穆王西征至於青鳥所解也臣去月三十日

行到陝州獲大都督莫仁回樂列稱於州射堂內見一

蒼鳥林薄回翔循環不去駐乘木之精轉司風之翼

東方

木帝為蒼精鳥蒼色故云乘木之精也三輔黃圖曰長安宮南靈臺有相風鳥遇風乃動

即召儀同

某甲等同時觀見斯實禮敬所覃孝慈之感

張茂先曰慈鳥曰孝

烏蔡中郎曰至孝之應也

理宜歸瑞秘圖書祥帝冊用光至德取効

升平無令赤鳳留止偏為瘞玉之歌

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

吹蕭穆公有女號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似鳳凰鳳凰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凰飛去改秦氏

玄鶴徘徊獨擅銜珠之舞

玉符瑞圖曰晉

平公鼓琴有玄鶴二八而下銜明珠舞於庭一鶴失珠覓得而去相鶴經曰鶴壽二百六十歲則色純黑

齊王進赤雀表

臣某言臣聞南陽雉飛尚論秦霸

漢書地理志曰南陽郡雉縣師古曰大康

地志云即陳倉人所逐二童子名寶雞者雉止陳倉為石雌止此縣故名雉縣建章鵠下猶明

漢德

漢書昭帝紀曰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公卿上壽賜諸侯王列侯宗室金錢各

有當今天不愛寶地必呈祥自應長樂觀符文昌啓瑞

三輔黃圖有長樂宮春秋文曜鉤曰魁戴匡六
星曰文昌宮為六府魏都賦云造文昌之廣殿
伏惟皇

帝陛下

周武
帝也

欽明文思惟以劬勞成務歷象日月允釐

百工

尚書曰欽明文思安安又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允釐百工庶績咸

熙海水無波天星不動

海不揚波言四方之底定也天
星不動言天無星隕之災也皆

祥瑞
之徵

去四月十三日獲隴右符府叅軍李暉牒稱戶屬

秦川清水郡伯陽縣文谷林在家庭獲一赤雀光同朱

鳳色類丹鳥降火飛精似入公車之府

史記封禪書曰
周得火德有赤

鳥之符索隱曰尚書中候及呂氏春秋皆云有火自天
止於王屋流為赤鳥五至以數俱來魚豢典畧云秦伯

出獵至咸陽有火鳥流下化為白雀啣綠丹書集於公車流金成製若上凌雲之臺

正子年拾遺記曰魏明帝即位二年昆明國貢嗽金鳥人云其地去然州九千里出此鳥形如雀而色黃羽毛柔密常翱翔海上羅者得之以為至祥聞大魏之德被於遐遠故越山航海來獻大國常得此鳥畜於靈禽之園詔以真珠飲以龜腦鳥常吐金屑如粟鑄之可以為器者漢武帝時有人獻神雀蓋此類也此鳥畏霜雪乃起小屋處之名曰辟寒臺皆用水精為戶牖使內外通光而常隔於風雨塵霧宮人爭以鳥吐之金用飾釵佩謂之辟寒金故宮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即得帝王心不服辟寒金即得君王憐於是媼惑者亂爭此寶以金為身飾乃行卧皆懷挾以要寵幸也魏氏喪滅池臺鞠為煨燼嗽金之鳥亦自翱翔矣凌雲臺亦魏明帝所造拾遺記云魏明帝起凌雲臺躬自掘土羣臣負畚謹按赤雀銜書止於鄆戶周

之受命興乎此祥

尚書中候曰赤雀丹書入於豐止於昌前昌拜稽首受之

即事所

觀同符合契

符如漢銅虎符竹使符之類半留京師半以與之是也契如左傳所云使王叔氏與

伯與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杜預云合要契之辭也言今獻赤雀與古銜書可合符契也

實可圖

形瑞譜書頌儒林事足成臺名堪紀號

成臺如魏之碑寒臺是也注見

上文紀號如漢神爵五鳳吳赤鳥之類以為年紀也

宣直雲中太守見赤心之奉

主水經注曰雲中故趙地虞氏記云趙侯自五原河曲築長城東至陰山一箱崩不就見羣鵠遊於雲中徘徊

經曰火光在其下即於其處築城今雲中城是陳留耆舊傳曰魏尚繫獄有萬頭雀集獄樹尚曰夫棘中心

赤外有棘蒙雀者爵命之祥也果為雲中大守蓬萊童子知白環之報恩

吳鉤續齊

諧記曰弘農楊寶性慈愛年九歲至華陰山見一黃雀
為鳩梟所搏逐樹下傷痍甚多宛轉復為螻蟻所困寶
懷之以歸置諸梁上夜聞啼聲甚切親自照視為蚊所
啣乃移置巾箱中啖以黃花逮十餘日毛羽成飛翔朝
去暮來宿巾箱中如此積年忽與羣雀俱來哀鳴遶堂
數夕乃去是夕寶三更讀書有黃衣童子曰我王母使
者昔使蓬萊為鵷梟所搏蒙君之仁愛見救今當受賜
南海別以四玉環與之曰令君子孫潔白且從登三公
事如此環矣寶之孝大聞於天下名位日隆子震震子
秉秉子彪四世名公及震葬時有大鳥降人謂真孝招
也臣等預觀休徵情迫恒慶不任鳬藻之至

為晉陽公進玉律秤尺斗升表

晉陽公晉國公護也周書武帝保
定元年五月晉國公獲玉斗以獻

臣某言

某茂也

臣聞三才既立君臣之道已陳六位時成

禮樂之功斯正

三才天地人也周易曰兼三才而兩之又曰六位時成

故以叶和

日月測度陰陽悅豫兆人儀刑萬國者也伏惟皇帝高周

祖武應籙馭天披圖受命據太陽而懸象履文昌而建

極東京賦曰高祖膺籙受圖易繫辭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星辰曰文昌七星如半月形在北斗魁前天

府主營計天下事其六星各有名文昌與三公攝提軒

張共為一體魏都賦曰造文昌之廣殿劉逵注云文昌

正殿名也

白環表讓德之符玄珪告成功之瑞

帝王世紀曰西王母慕舜

之德來獻白環為貢曰為錫玄圭告厥成功

泰階既平升中可習

長楊賦曰玉衡正而

泰階平禮記曰升中於天鄭注云中
成也燎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 必當水逮千年山

稱萬歲

王嘉拾遺記曰黃河千年一清漢書曰武帝元
封元年登嵩高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荀悅曰

萬歲山神呼之也應劭曰
嵩高縣有上中下萬歲里

伏見勅旨刊正音律平章歷

象奏黃鍾而歌大呂變孤竹而舞雲門

周禮云太師掌
六律六同以合

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
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是也孤竹管也雲門古樂

名亦見
周禮

莫不器取疎通聲從安樂四分既明三微且定

易乾鑿度曰天氣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體鄭康
成注云五日為一微十五日為一著故五日為一候十
五日成一氣也冬至陽始生積十五日至小寒為一著
至大寒為二著至立春為三著凡四十五日而成一節

故曰三著是以聞鐘於洛浦即變聲乖國語曰周景王二十三年鑄無

射而為之大林鐘成伶人告和王謂伶州鳩曰鐘果和

矣對曰上作器民樂之則為和今民莫怨恨諺曰衆心

成城衆口鑠金不知其和聽鐸於邯鄲先知響韻戰國策曰秦攻趙

鼓鐸之音聞於北

堂希卑曰夫秦之攻趙不必急如此此召兵也必有大

臣欲衡者耳王欲知其人旦日贊羣臣而訪之先言橫

者則其人也建信君左傳僖

果言橫邯鄲趙地也二分二至行於司歷之官五年曰

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杜預曰分春秋分也至冬夏

至也正歲曰一年分為四時時皆九十餘日春之半秋

之半晝夜長短等晝夜中分一日刻故春秋之半稱春

秋分也冬之半夏之半晝夜長短極極訓為至故冬夏

之半稱冬至也云司歷之官者謂太史也周禮

云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於邦國是也九變

九成被於中和之職

周禮司樂之職云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若樂八變則地

祇皆出可得而禮矣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釋曰言六變八變九變者謂在天地及廟庭而立四表舞人從南表向第二表為一成一成則一變從第二至第三為二成從第三至北頭第四表為三成舞人右轉身向南於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為四成從第二至第三為五成從第三至南頭第一表為六成則天神皆降若八變者更從南頭北向第二為七成又從第二至第三為八成地祇皆出若九變者又從第三至北頭第一為九成人鬼可得禮焉此約周之大武象武王伐紂禮記曰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也足以動

天地感鬼神被風俗平寒暑豈直吟嘯谿谷回翔鸞鳳

而已哉是知零陵廟前徒尋舜管

應劭風俗通曰詩云嘒嘒管聲簫管備舉

禮樂記云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尚書大傳曰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琯昔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生白玉琯知古以玉為琯後乃易之以竹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鳳

始平城下空論周尺

晉書樂志曰阮咸常心譏荀勗新律聲高以為

風儀也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會樂作咸謂之不調勗以為異已乃出咸為始平相後有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勗以校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於此伏咸之妙復徵咸歸勗既以新律造二舞次更修正鐘聲會勗薨未竟其業臣聞上制其禮下習其儀君定其法臣行其事

謹造玉律一具并玉秤尺斗升合等始得成功至於分

粟黍黍量絲數禽

漢書律歷志曰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

黍索應劭曰十黍為絛十絛為銖孟康曰絛音墨蠡反
師古曰絛音來戈反此字讀亦音累繼之累律歷志又
云度量出於黃鐘之律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
也本起於黃鐘之管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以一黍之廣
度之千二百黍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
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量謂侖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
也本起於黃鐘之侖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為
一侖十侖為一合十合為一升十升為一斗十斗為斛而五
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知輕重也本起於
黃鐘之侖一侖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十六
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權衡一物
衡平也權重也稱上謂之衡稱銖謂之權所從言之異
耳如彼志文是量度

實以仰稟聖規詳參神思所冀節

權衡本起於律也

移陰管無勞河內之灰

後漢書律歷志曰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蒙必周密布緹

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葦灰抑其內端案厯而候之氣至者其灰去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章懷太子注葭葦出河內氣動陽鐘不待金門之竹晉書樂志楊泉記曰取弘農宜陽縣金門竹為管河內葭葦為灰後漢書郡國志弘農郡宜陽縣金門山出而琬琰事輕般倕慮淺尚書曰弘璧琬琰竹為律管而琬琰事輕般倕慮淺在西序般魯般倕共工見嵇不足展采成均增輝度量漢書律厯志曰鈞康琴賦注不足展采成均增輝度量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三十斤成鈞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釋云度如字丈尺也量力尚反斗斛也賡器奉表以聞

進象經賦表

周書武帝紀云天和三年帝制象經成集百僚講說隋書經籍志象經一卷周武帝撰有王褒注王裕注何妥注又有象經發題義又據小說周武帝象經有日月星辰之象或云以孤虛衝破寓於局間非俗象碁車馬之類也注詳第一卷象戲賦子山作賦進之故進表云

臣某言臣伏讀聖製象經并觀象戲私心踴躍不勝忭舞伏以性與天道本絕尋求直以懸諸日月遂獲瞻仰

論語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揚雄答劉歆書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九州既奠

近對河圖

左傳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謂莫究青徐揚荆豫梁雍也易曰河出圖四

轍中繩全觀玉策

穆天子傳曰天子至於羣玉之山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未飛

玄鶴先聞金石之聲

尚書大傳曰虞舜歌樂曰和伯之樂舞玄鶴又韓子曰師曠奏清徵

有玄鶴二八集廊門

不上赤城獨見煙霞之氣

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名皆赤狀

似雲霞懸雷千仞謂之瀑布飛流灑散冬夏不竭支遁天台山銘曰往天台當由赤城山為道徑天台山圖曰

赤城山天台之南門也

置管而測光景愈高沉玉而觀淵泉益遠

東方朔客難曰以管窺天管子淵深不涸沉玉極矣

寢不自涯課虛為賦辭非寥

亮學無雕刻

向秀思舊賦曰發聲寥亮雕刻揚子雲所謂雕蟲篆刻是也

遂敢陳述

誠為厚顏

詩云顏之厚矣

况復日之遠近本非童子所問

列子曰孔

子東遊見二小子辨闕問其故一小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小兒曰以日出時遠而日

宣是書生所談

後漢書曰張衡研覈陰陽妙盡璇璣之
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

中時近一小兒曰日初出時大如車蓋及日中時如盤
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小兒曰日初出滄滄
涼涼及其不能決兩小兒曰孰謂汝多知乎天之渾蓋

注云漢名臣奏曰蔡邕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一曰
宣夜一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
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
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晉書天文志曰古言天者有
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蔡邕所謂周髀者
即蓋天之說也其本庖犧氏立周天厯度其所傳則周
公受於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者股也股者表也
天圓如蓋地方如棊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
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蟻
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

隨磨以左迴焉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天之居如倚故極在人北是其證也極在天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蓋日朝出陽中暮入陰中陰氣暗冥故沒不見也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充明與日同輝故日出即見無蔽之者故夏日長也冬天陰氣多陽氣少陰氣暗冥掩日之光雖出猶隱不見故冬日短也渾天儀注云天如雞子地如雞子中黃孤居於天內天大而地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中則半覆地上半繞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天轉如車轂之運也諸論天者雖多然精於陰陽者張平子陸公紀之徒咸以為推步七曜之道度厯象昏明之證候校以四八之氣考以漏刻之分占晷影之往來求驗於事情莫密於渾象者也張平子既作銅渾天儀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伺之者閉戶而唱之其伺之者以告靈臺之觀天者曰璇璣所加某星始見某星已中某星已沒皆如

合符也云天之渾蓋者
渾天蓋天二家之學也
冒用奏聞伏增流汗之至

賀傳位於皇太子表

周書宣帝紀云大成元年帝傳位於太子衍大
赦天下改大成元年為大象元年帝於是自稱
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有二十四旒車服旗
鼓皆以二十四為節內史御史內正皆置上大
夫皇帝衍
稱正陽宮

臣某言伏見二月十九日詔傳位於皇太子昔者降居
弱水登庸有優劣之殊

水經注曰黃帝長子昌意德劣不足紹承大位降居弱水為諸

侯焉娶蜀山氏女生顓頊於若水之野有聖德
二十登帝位承少昊金官之政以水德寶曆矣
來朝櫟

陽繼體有君臣之異

漢書曰高帝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

日土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上心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斤上尊太公曰太上皇參同契長子繼父體漢書平當日今漢繼體承基三百餘年不得與夫天之兩

日日之再中並耀聯輝重明雙照同年而語矣

易雜卦彖曰重

明以麗乎正

伏惟天元皇帝

周宣帝也周書本紀云帝傳位太子自號天元皇帝又云每對

臣下自

惟聖作聖惟親尊親降意於與能鳴謙於神器

易繫辭曰百姓與能謙卦二爻曰鳴謙貞吉

欲令百二相和先聞揖讓之風

天下無為早識吾君之子是以運獨見之明行非常之

事先天不違後天而奉

易乾卦文言之辭也

皇太子身貞萬國道

照四門

周易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虞書舜典曰賓風于四門四門穆穆孔傳曰四門四方之門也

膺再命之符實允基天之命非闕復子明辟異於遷虞

事夏

尚書曰周公拜首稽首曰朕復子明辟遷虞事夏謂禹受舜禪也言帝與太子乃是父子本當傳位

既非周成之復還亦異虞夏之革命也

既損既益尚或二天為離為火何

妨兩日

論語云所損益可知也易離卦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說卦曰離為火為日言天

元皇帝居天臺皇帝居正陽宮為二天兩日也

且平陽蒲阪賢臣則二十五人

史記注皇甫謐曰舜所都或言蒲阪或言平陽或言潘
潘今上谷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陽今晉州城是也潘
今鵠州城是也蒲阪今蒲州南二里河東縣界蒲阪故
城是也舜典帝曰咨汝二十有二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孔
安國曰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
凡二十二人特勅命之馬融曰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
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勅禹及垂已下皆初命凡六
人與上十二牧四岳凡二十二人按書云二十二人此
言二十五人其以二十二人之外
加稷契皋陶三人為二十五人耶
十六族
左傳文十八年季文子云昔高陽氏有才子八
人蒼舒璜欽檮戡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
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
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
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
也杜預云高陽顓頊之號高辛帝嚳之號
與此計事

何遽無成襲乎鼓之軒乎舞之

帝乃載歌襲乎鼓之軒乎舞之襲丑良切自

當八風通慶雲聚五老同遊三星連曜

五經通義曰八風者八卦之氣

八風以時至則陰陽變化之道成萬物得以時育生也史記天官書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是謂慶雲論語考比讖曰仲尼曰帝堯率舜等升首山觀河渚見五老入於河漢書天文志曰天厯而景星見孟康曰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三星共為景星也宜直雙龍再

賜九雉重飛而已哉

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乘兩龍琴操曰越裳操

周公所作也周公輔成王成文武之王道越裳重九皇

帝邈然姑射正當乘雲馭龍

皇帝周宣帝也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

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馭
飛龍而遊於四海之外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
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
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問道崆峒宣復先秋木落

莊子

曰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崆峒
之上故往見之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
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
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
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
月復往邀之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語以至
道言宣帝棄其天下傳位有如
唐堯之遊姑射黃帝之訪崆峒
臣生預堯年時逢舜日
覩維新之慶實倍萬恒情

為杞公讓宗師驃騎表

代杞國公亮作也周書列傳云亮字乾德襲杞烈公爵天和末拜宗師進位大將軍

臣某言伏見詔書以臣為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宗師中大夫伏奉綸言心覓震聳

之涉反失氣也

臣聞

堯分四岳是以望秩山川

堯典帝曰咨四岳孔安國曰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分掌

四岳之諸侯故稱焉舜典曰歲二月東巡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

舜命九官是以光華

日月

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曰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師垂共

工益朕虞伯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

必須儀刑以德明試以功乃可協

和萬邦咸熙庶績

此皆尚書之辭

臣幼無學植長闕裁成

左氏傳曰

學猶植也周易曰

鴻都之門不能定其章句

後漢書曰

三年始置鴻都門學生鴻都門名也蔡邕傳曰邕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熹平四年乃與堂谿典等奏求正

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策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

視及摹寫者車乘日萬餘兩填塞街陌又云初帝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

學相招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引召遂至數十人並侍制鴻都門下

雞鹿之塞無以

名其碑碣

漢書曰甘露二年單于入朝歸國漢遣董忠等將騎將六千又發邊鄙郡士馬以千數送

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師古曰在朔方窳渾縣西北

憑天潢之派水附若木之分

枝言杞公亮姓字文氏與帝同枝派也漢書天文志曰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淮南子曰若木

在建木西末有東岳則朝宿有名南宮則門闌有籍東岳

十日其華照地

泰山也朝宿朝宿之邑也若春秋鄭有泰山之祊衛取有閭之土皆近泰山者也左氏傳說諸侯有大功德乃有朝宿湯沐之邑矣後漢書曰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注云雲臺在南宮也說文曰闌門遮也

在臣庸劣久知滿盈武陽以功臣之重特拜宗師東平

以母弟之尊超登上將臣有何德能兼此榮

漢書曰景帝二年制

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為天下也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戶二千封何孫嘉為列侯後漢書曰光武皇帝十一子光烈皇后生顯宗及東平憲王蒼故云母弟蒼本傳云顯宗甚愛之及即位拜為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

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臣早傾庭蔭曾未扶牆母氏

慈訓哀矜苦勞甫及成人復垂捐棄几筵如在忍離鞠

養之恩終天無報叩地難任欲草土丘陵終身瑩域霜

露申履時之感燕雀展廻翔之心不悟天澤沛然謬垂

提拔當今玉燭調和既非金革之世

爾雅曰四時調和謂之玉燭禮記曰

社金革疏云金革謂軍戎器械也

璿璣齊正豈忘松楸之餘

尚書曰璿璣玉衡以

政齊七況復一枝蹠曲終危九層之臺一股涔蹄必傷千

里之駕

言已不堪用也莊子曰吾有樹人謂之樗其小枝拳曲而不中規矩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之

臺費用千金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荀息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之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

基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為寡人作之荀息正顏色定志意以基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懼惴息靈公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荀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見之荀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鄰國謀議將興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也乃至於此即壞九層臺也

皇帝

欽明文思光宅區宇禮格四方無容奪臣之志孝治天下自當哀臣此情大宗為師更求同姓之國元戎叅乘

別選賢能之臣

大宗句辭宗師也元戎句辭驃騎也晉書武帝紀云咸寧三年詔曰宗室戚屬

國之枝葉欲令奉率德義為天下式然處富貴而能慎行者寡台穆公糾合兄弟而賦棠棣之詩此姬氏本枝百世也今以衛將軍扶風王亮為宗師當施行皆諮之於宗師也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伏願覽

青蒲之奏曲允徵誠

漢書曰史丹直入卧内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

詔

鳳凰之池特收嚴召

晉書曰以荀勗為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罔罔悵

悵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

則天慈無濫私願獲從臣之容身便當

有地不任荒悚戰懼之誠謹詣朝堂奉表以聞

功臣不死王事請門襲封表

一作請功臣襲封表

臣聞以法施民必傳祀典以勞定國必有承家孫叔敖

祭酹無聞有傷良相

史記曰孫叔敖為楚相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貧困往見優孟言孫

叔敖子也居數年其子貧負薪逢優孟優孟言之於王封之寢丘四百戶也

女叔齊脗嗣絕

沒實貶賢臣

晉語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此其父

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韋昭曰司馬侯晉大夫女叔齊也

謹案大統十六年格

先有封爵死於王事絕嗣者聽以支子繼絕非死王事

不許承封前牒五等功臣皆是勤勞王室身當患難扞

禦災禍翼贊大猷一日遇疾身捐館舍不幸無胤享嗣

便絕於禮則不足於義則有傷未求上林之獵已削其

侯漢書蕭何為請曰長安地隘上林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母收藁為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

物為君請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月因王衛言乃赦出何

不服襜褕之衣先除其

國漢書年表曰武安侯田蚡薨子恬嗣五年元朔三年

坐衣襜褕入宮不敬免師古曰襜褕直裾裋衣也襜

音昌占反

伏惟皇帝崇德旌庸興亡繼絕聞鼓鼙而思

音音踰

將帥畫雲臺而念舊臣

樂記曰鼓鼙之聲譟譟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

思將帥之臣後漢書曰永平中顯宗追感前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

豈有功存社

稷而無後可守事盡忠貞而無祠可祭周於藩屏為約

事在世功

左傳富辰曰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又衆仲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

漢以山河

為誓義存長久

漢書功臣年表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

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

臣聞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

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

史記正義曰封謂益其土及畫疆界竊以殷朝

繼及無廢小宗周室興亡貴存身後

春秋正義曰禮有大宗小宗天子諸

侯之庶子謂之別子及異姓受族為後世之始祖者世適承嗣百世不遷謂之大宗為父後者諸弟宗之五世

則遷謂之小宗五世遷者謂高祖以下喪服未絕其繼高祖之嫡則總服之內共宗之繼祖繼禰所宗及亦然

故鄭玄喪服小記注云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

或繼祖或繼禰皆至五世則遷以總服既窮不相宗敬

故疏即遞遷也繼及謂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也興亡

所謂興滅繼絕是也言殷周以來皆有襲封之事也

高密者累葉宣專鄧禹之正胤

後漢書曰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封高密

侯永平元年年五十七薨諡曰元侯帝分禹封為三國長子震為高密侯襲為安昌侯珍為夷安侯少子鴻為

小侯鄧氏自中興後累葉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

嗣平陽者重世何必曹叅之

嫡孫

漢書曰曹叅沛人也封平陽侯子窋嗣傳國至曾孫襄襄子宗嗣有罪完為城旦至哀帝時乃封叅

玄孫之孫本始為平陽侯二千戶王莽時薨子宏嗣建武中先降河北封平陽侯至今公侯

愚謂生

有其勞死非王事雖在支庶並聽承襲幸使伯有之冤

不能為厲

左傳昭七年曰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

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

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鬼既生鬼陽曰鬼用物精多則鬼鬼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

若教之鬼其無餒而

左傳宣四年曰初楚司馬子良

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教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惑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教氏之鬼不其餒而及臯澣之戰遂滅若教氏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幽

顯對揚神人咫尺

尚書曰神人以和左氏傳曰天威不遠顔咫尺杜預云八寸曰咫

庾子山集卷七

庾子山集卷八

周 庾信 撰

錢塘倪璠纂註

啓

謝滕王集序啓

周書云滕王通字爾固突文帝子也通製庾信集序作啓謝之

信啓伏覽制垂賜集序

始皇本記皇命為制此於王稱制矣紫微懸映如

傳闕里之書

春秋合誠圖曰北極星五在紫微中紫微大帝室太乙之精也括地志云兗州曲阜

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宅中有廟孝經援神契曰孔子制作孝經向北辰而拜青鳥遙

飛似送層城之壁

山海經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又云蛇巫之山一曰龜山西王母綈几

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為西王母取食在崑崙虛北淮南子云崑崙山上有層城九重楚辭曰崑崙縣圃其高幾里王子年拾遺記曰崑崙山上有九層旁有瑤臺十二各廣千步皆五色玉為臺基若夫甘泉

宮裏玉樹一叢

揚雄甘泉賦曰翠玉樹之青蔥兮璧馬屏之璘璠李善注云漢武故事曰上起

神屋前庭植玉樹珊

瑚為枝碧玉為葉
玄武闕前明珠六寸

北方玄武玄武闕前謂北

闕也列仙傳曰朱仲常於會稽市上販珠高后時下書募三寸珠仲讀購書笑曰直值汝矣齎三寸珠詣闕即賜五百金魯元公主復私以七白金從仲求珠仲獻四寸珠於闕即去不得譬此光芒方

斯燭照

言道之文章光芒燭照雖珠玉不能比也

有節有度即是能平八風

愈唱愈高殆欲去天三尺

左傳曰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

殿下雄才

蓋代逸氣橫雲濟北顏淵關西孔子

濟北先賢傳曰戴宏字元襄剛縣人

為郡督郵府君欲捷之宏曰今鄙郡推仰公咸以為仲尼君國以宏為顏回宜聞仲尼有捷顏回之義後漢書

楊震傳曰關西孔子楊伯起

譬其毫翰則風雨爭飛論其文采則魚

龍百變蒲桃繞館新開碣石之宮

上林賦曰櫻桃蒲陶郭璞注云蒲陶似蕪

蕪可作酒也史記孟軻傳曰騶衍如燕昭王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正義曰碣石宮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

臺之修竹夾池始作睢陽之苑

史記曰梁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

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索隱曰如淳云在梁東北離宮所在也今城東二十里

臨新河有故臺址俗云

琉璃泛酒鸚鵡承杯

張隱文士傳曰潘尼

與同僚飲主人有琉璃碗使客賦之尼於座上立成鮑照淮南王詩云琉璃作盤牙作盤南州異物志曰鸚鵡螺

狀如覆杯頭似烏頭向其腹視似鸚鵡故名郭璞江賦

云鸚鵡螺蛻蝸又嶺表錄異云鸚鵡螺旋尖處屈而朱如

點鸚鵡嘴故以名殼裝為酒杯奇而可玩亦有範鳳穴歌

金為形者梁簡文書曰車渠屢酌鸚鵡驟傾

聲鸞林舞曲

山海經曰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鳳鳥自舞

况復行雲逐雨迴

雪隨風

高唐賦云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洛神賦云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

湖陽之尉既

成為喜之因春陵之侯便是銷憂之地

言以荊州新野封迫本漢之南

陽也周書滕王傳云宣政元年伐陳詔迫為元帥節度諸軍事大象元年五月詔以荊州新野郡邑萬戶為滕

遁出就國後漢書曰光武殺湖陽尉軍中分財物不均
衆志恨欲反攻詣劉光武欽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衆
乃悅注云湖陽屬南陽郡今唐州縣也袁宏後漢紀曰
孝景帝生長沙定王發武帝世諸侯得分封子弟以冷
道縣春陵封發中子買為春陵節侯元帝時節侯之孫
孝侯以南方卑濕請徙南陽於是以前陽白水鄉為春
陵侯封邑而與昆弟鉅鹿君及宗親俱徙焉按郡國志
新野春陵湖陽俱屬南陽郡言遁伐陳若光武殺湖陽
尉分財與人衆皆悅是既成為喜之因也及封荊州新
野萬戶使出就國又若春陵孝侯請徙南陽是為銷憂
之地其本乏材用無多作述加以建鄴陽九劣免儒矧
也

江陵百六幾從士壠

滕王庾信集序云昔陽都有集十
四卷值太清罹亂百不一存及到

江陵又有三卷即遭軍火一字無遺建鄴陽九謂武帝
太清三年侯景之亂也江陵百六謂元帝承聖三年敗

於魏軍也漢書律歷志云易九危曰初入元百六陽九
孟康曰易傳也所謂陽九之危百六之會者也初入元
百六歲有危者則前元之餘氣也若餘分為閏也後漢
衛宏古今奇字序曰秦始皇改古文為篆隸國人多謬
乃召諸生至者皆拜為郎凡七百人密令冬月種瓜於
驪山硎谷中溫處瓜實使往視之先為伏機諸生方相
論辨發機填之以土皆終命戰國策顏
觸曰生王之頭曾不如死土之壘也 至如殘編落簡

並入塵埃赤軸青箱多從灰燼

子山自謂太清江陵之亂已之文集皆一字無

遺比年疴恙彌留光陰視息桑榆已迫蒲柳方衰

淮南子曰

日垂影在樹端謂之桑榆袁宏後漢紀光武詔曰失之
東隅收之桑榆爾雅曰楊蒲柳郭璞注云可以為箭左
傳所謂董澤之蒲疏云楊一名蒲柳生澤中可以為箭
世說云顧悅曰蒲柳之姿望秋先落松柏之質經霜彌

茂不無秋氣之悲實有途窮之恨

宋玉曰悲哉秋之為氣也晉書曰阮籍時

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轍所窮輒慟哭而反

是以精采瞀亂頗同宋玉

瞀莫遺切

精亂述惑也宋玉神女賦云目略微眇精采相授楚辭曰中瞀亂兮迷惑

言辭蹇吃更甚揚

雄漢書揚雄為人簡易

一吟一咏其可知矣

言已目昏口吃吟咏

之不足好事者不求知音者不用

漢書揚雄傳贊曰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

遊學韓詩外傳曰夫參天

非有班超之志遂已棄筆

後漢

書曰班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嘗為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當輟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猶當效傅介子

張爲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

未見陸機

之文久同燒硯

晉書陸機傳云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

至於凋

零之後殘缺所餘又已雜用補袍隨時覆醬

按後漢書羊續舉經

袍以示之疑是用紙作絮補袍漢書曰揚雄作太玄法言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甌也雄笑而不應注曰甌音節小甌也聖慈憐愍遂垂

存錄始知揄揚過差君子失辭比擬縱橫小人迷惑

君子

謂滕王小人

荆王抵鵲正恐輕用重寶

韓子曰卞和抱其璞哭於荆山

之下鹽鐵論曰崑山之旁以玉璞抵鳥鵲

龍淵削玉豈不徒勞神慮

後漢書曰肅宗

嘗賜諸尚書劍惟韓稜鄧壽陳忠特以寶劍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淵晉太康記曰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

可淬刀劍特堅利古龍淵之劍取於此矣孔叢子曰周穆王征西戎獻鉞鍔之劍用之切玉如泥馬荆玉龍

淵皆喻滕

匠石迴顧朽材變於雕梁

莊子曰匠石之齊

王之文也

樹其大蔽牛絮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

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石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

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

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

散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為棺則速朽以為器則速毀以

為門戶則液槁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

故能若孫陽一言奔蹏成於駿馬孫陽伯樂秦穆公時

是之壽善相馬者也桓寬鹽

鐵論曰騏驥負鹽車垂頭於太行之坂見伯樂則噴而

長鳴漢武帝詔云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匠石孫陽喻滕

王也朽材奔蹏

子山自喻也

故知假人延譽重於連城借人羽毛榮

於尺玉

言已之文集籍王作序而重也西京賦曰所好生羽毛

溟池九萬里無踰

此澤之深

莊子曰冥海者天池有魚焉其名曰鯨有鳥焉其名曰鵬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

華山五千仞終隗斯恩之重

括地志云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八里古文以為敦

物也山海經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包咸論語注云七尺曰仞

即日金門

細管未動春灰

後漢書郡國志曰弘農郡宜陽有金門山出竹為律管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

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墁必周密布緹緩室中以木為按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其律上以葭灰抑其內

端按律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

石壁輕雷尚藏冬

左氏傳曰閉蟄而烝又云火伏而後蟄者畢正義曰十月始蟄至十一月則遂閉之王制云昆蟲未蟄不

以火田鄭注云昆明也昆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陰陽即寒溫也伏願聖躬與時納豫

南陽寶雉幸足觀瞻

史記封禪書曰野雉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臣瓚曰陳倉縣有寶

夫人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葉君來時天為之殷殷雷鳴索隱曰葉縣名在南陽葉君即雄雉之神故時與寶

夫人合也酈縣菊泉差能延壽

郡國志曰南陽縣有酈侯國注云盛弘之荊州記曰縣北

八里有菊水其源悉芳菊水極甘馨又中有三十家不復穿井即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中壽百餘七十者猶以為天司空王暢太傅袁隗為南陽令縣月送三十餘石飲食澡浴悉用之太尉胡廣父患風羸南陽恒汲引此水疾遂瘳此菊莖短葩大食之甘美異於餘菊廣又收其實種之京師遂處處傳植之按滕王本傳詔以荊州新野郡邑萬戶為滕道出就伏遲至鄴可期從梁有日鄴至

國荊州新野古南陽地也

伏遲至鄴可期從梁有日

鄴至

喻滕王若魏太子陳思王已如吳質等也從梁
喻滕王若漢梁孝王已如司馬相如枚乘等也
同杞子

之盟會必欲瞻仰風塵

左傳桓十年公會杞侯莒子盟於曲池

共薛侯而

來朝謹當逢迎冠蓋

左傳隱十一年云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

之卜正也世族譜云薛任姓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為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又按通以大象元年出就新野二年朝京其冬為隋文帝所害是序當在新野時所作言來朝之日冀與王相接也滕通本後周宗室如古滕侯故云並薛侯
魚腸尺素鳳足數行書此謝辭終知不盡
而來朝也

古詩云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鳳足疑作鴈足轉寫之誤也漢書常惠勅漢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謹啓
澤中言作此謝啓從長安遥寄新野不盡所懷也

答趙王啓

答趙王招也

仰承張幕全韓連營上地

周書趙王招傳云建德三年除雍州牧大軍東討招為後

三軍總管全韓謂宜陽澠池置陣解鄧禹之圍

袁宏後漢記曰

建武三年拜馮異征西大將軍鄧禹既被徵與車騎將軍鄧弘還至華陰欲進兵擊赤眉馮異曰赤眉衆多可以恩信傾難以兵力破也上令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與相連綴擊其西上自待其會可一舉取之萬全之計也禹弘自以西征又被徵當還欲一戰決之遂戰移日禹軍大敗馮異將兵救之不勝棄軍走與麾下數人歸營又收散卒堅壁會赤眉饑困乃謀擊之大破之降者八萬餘人十餘萬東走宜陽璽書勞異曰垂翅回谿奮翼澠池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是也

函谷開闕削王元之印

後漢書曰隗囂將王元說囂曰

按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之利也

蜂旗朝上刁斗夜

鳴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齊而歌有大蜂狀如丹鳥集王舟因

以鳥畫其旗翼日而梟紂名其船曰蜂舟魯哀公二年鄭人擊趙簡子得其蜂旗則其類也漢書曰李廣行無

部曲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作燠受一升晝炊飯食擊持行夜

彌雄壯士之心足

起橫行之志

言趙王鎮雍伐齊行軍之盛也

况復才人出娉還得賢夫

古詩有邯鄲故才人嫁為廝養婦趙王武臣事注見哀江南賦言今昔趙王同符合契矣

塞外有夫

人之城軍中有女子之氣

漢書曰漢軍絕勝追北至范夫人城又曰李陵與單于戰

陵曰土地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又報趙王詩亦引其事彼云趙王鎮益州與夫人紇豆陵同

行及軍中卒婦此云為雍州牧屬都尉青旗即時春色

都尉官名漢書張宴注曰主諸官故曰都有卒徒武事

故曰尉月令於春月云載青旗是青為春色也又按漢

書百官公卿表護軍都尉武帝四年屬大將軍大樹已

司馬此言趙王出師載青旗與春同色也

復花開後漢書曰馮異為人謙退不伐諸將論功異獨屏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雲氣浮壘

流星泛枕細舞長歌橫簫直笛當乎此時青雲之上列

曰蒲且子連雙信不學無術本分泥沉忽逢天造搜揚

鶴於青雲之上漢書曰霍光不學無術易曰今者遂總憲司預聞

仄陋天造草昧書曰明揚仄陋

刊鼎本傳云信為司憲中大夫言已為獻歲刑書既應

司憲中大夫聞趙王勒功鐘鼎也

懸法

周禮司寇之職云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懸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

飲上春木鐸方須徇人

論語孔子注云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正義曰禮有金鐸木鐸

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為之明舌有金木之異木鐸是木舌也周禮云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庭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也但年髮已秋性靈久竭

嘉石肺石無以測量

周禮曰大司寇以嘉石平罷民肺石達窮民朝士左嘉石右肺石鄭

注云嘉石文石也肺石赤石也

舌端筆端惟知繁擁

韓詩傳云辨士乖舌端文士筆端乖

展一月遂涉兩年傾首東瞻山河千里風塵未盡霜露

霑衣仰願珍宜以為身寶

謝趙王示新詩啓

周書列傳云趙王招學庾信體辭多輕豔

某啓鄭叡至奉手教累紙并示新詩八體六文足驚毫

翰衛恒四體書勢曰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篆印六曰署書七

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佐書

即隸書也五曰繆傳六曰鳥書文賦云或含毫而泫然

善云亮謂筆毫也王逸楚辭注曰銳毛為毫漢書音義

韋昭曰四始六義實動性靈詩序云是謂四始詩之至

翰筆也所由正義曰四始者鄭答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

頌也詩序又云改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

四曰興五曰落落詞高飄飄意遠文異水而湧泉筆非

雅六曰頌

秋而垂露藏之山巖可使雲霧鬱起濟之江浦必當蛟

龍繞船首夏清和聖躬怡裕琉璃彤管鵲顧鶯迴

左氏傳曰

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注云彤管赤管筆也庾肩吾書品序曰波回墜鏡之鶯楷顧雕陵之鵲並以篆籀重復見重昔時言婉轉綠沉猿驚雁落

梁簡大詩云吳戈夏服箭驥馬綠沉

趙王善書也

舟知綠沉言弓也猿驚楚養由基事雁落魏更羸事言其善射也又按綠沉是其色也王羲之筆經云有人以綠沉漆管見遺鄴中記云石虎造象牙桃枝扇或綠沉色或木蘭色或紫柑色梁武帝西園食綠沉瓜皆是綠沉色也杜甫詩云苔卧綠沉鎗楊巨源詩云校獵綠沉鎗亦謂鎗柄漆飾矣云婉轉綠沉猿驚雁落者蓋以色名其弓也下風傾首以日為年

下風子山自謂也左氏僖傳晉大夫曰羣臣敢在下風十

七帖云遲此期以日為歲言已捷為舍人實有誠願碧與趙王別有一日三秋之感也

雞主簿無由遂心

漢書地理志曰犍為郡武帝建元六年開屬益州又云越雋郡青蛉禺同

山有金馬碧雞又王褒傳云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於道病死列仙傳云赤斧者巴戎人也為碧雞祠主簿按犍為郡屬益州碧雞出越雋郡亦益州之寶言趙王出使益州已欲從無寂寞荆扉疎蕪蘭徑驂駕來梁未期卜日遣騎致由也

鄴希垂枉道

柏梁詩梁孝王曰驂駕駟馬從梁來魏文帝與梁朝歌令吳質書曰今遣騎到鄴故

使枉道相過

謝趙王賚絲布等啓

按趙王所奏許賜疑是蒼頭或是下客啓
內楊池掘荷以下明是役奴遣客之詞也

鄭叡至蒙賜絲布綾等十段王褒至又賜許賜錢等望

外之恩實符大賚非常之錫乃溢生涯曳練且觀無勞

白馬之望

論衡曰孔子與顏淵俱登魯東山望吳閭門
謂顏淵曰爾何見曰一疋練前有生藍子曰

白馬廬

流泉欲委佇見青蚨之飛

周禮有泉府鄭司農
云故書泉或作錢洞

芻也

冥記曰帝升望月臺有三青鴨化為三小童皆著綺文
襦各握鯨文大錢置帝前又千寶搜神記曰南方有蟲
名青蚨大如蠶子取其子母即飛來不以遠近雖潛取
其子母必知處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子血塗錢八
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錢或先用子錢皆復飛
歸輪轉無已故淮南子術以之還錢名曰青蚨

楊池

掘荷李園移樹既欣谷利彌思青林

王褒僮約云楊氏池中擔荷往來市

聚吳志李衡遣客作宅種樹千株江表傳谷利孫權奴青林疑亦奴名未詳

陳留下粟有媿

深恩

論衡云建武中陳留雨穀

櫟陽雨金翻慚曲施

史記曰秦獻公十八年雨金櫟

陽靈臺久客從此數炊

三輔決錄曰第五頤倫之小子洛陽無故人鄉里無田宅寄此

靈臺中或不炊十日不炊

黍谷長寒於今更暖

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

吹律而溫之至生黍

從雲夢之田不踰此樂

漢書相如子虛賦曰僕樂王之欲夸僕以

車騎之衆而對以雲夢之事也

得豐城之劍未均斯喜

張揖曰楚數也在南郡華容縣
豫章記曰吳未亡時恒有紫氣射於牛斗之間雷孔章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為豐城令至縣移欲掘地得

二劍龍
淵太阿謹啓

謝趙王賚絲布啓

某啓奉教垂賚雜色絲布三千段

按趙王賚信下賚荀娘其款至如此去

冬凝閉今春嚴勁

夏侯孝若寒雪賦曰嚴氣枯殺玄澤閉凝

雪似瓊田凌如

鹽浦

瓊田玉田也十洲記曰祖洲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凌冰也周禮曰凌人掌冰鄭注凌冰室晉書謝

朗詠雪云似撒鹽空中言去冬今春天寒嚴閉視積雪凝冰白如瓊田鹽浦也

張超之壁未足

郭風

未詳後漢書文苑傳曰張超字文並河間鄆人也

風 袁安之門無人開雪

汝南先賢傳曰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按行見人家皆

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卧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饑不

宜千人令以為賢舉為孝廉也覆鳥毛而不暖燃獸炭而逾寒

晉朝莊記洛下

少炭羊琇擣小炭屑以物和之作獸形用以溫酒

遠降聖慈曲垂矜賑

言當此嚴寒之

候蒙趙王賚絲布也

論其蠶月殆罄桑車津實秉抒幾空織室

書蠶

曰月當大火則浴其種三輔黃圖曰織室在未央宮又有東西織室言所賚之多也

遂令新市數

錢忽疑敗

疑作

綵平陵月夜驚聞擣衣

郡國志新市屬江夏平陵屬右

扶風江夏梁之郢州子山故國也後周都長安兆馮翊扶風漢之三輔言已本羈旅得此絲布忽疑新市販綵而來在此平陵驚聞妾遇新縑自然心伏

古詩云新人從門入

故人從閣去新人工織練故人工織素織練旦一匹織素五大餘將練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妻聞裂

帛方當含笑

史記曰周幽王后好聞裂繒聲

莊周車轍實有涸魚

莊子云莊

周謂監河侯曰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以活我哉

信陵鞭

前原非窮鳥

列士傳曰魏公子無忌方入有鳩飛入案下見一鷄在屋令縱鳩鷄逐而殺之公子

為不食曰鳩避患歸無忌竟為鷄所得吾負之鄰國捕得鷄三百餘頭以奉公子一鷄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後漢書曰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著窮鳥賦仰蒙經濟伏荷深慈謹啓

又謝趙王賚息絲布啓

本傳云子立嗣荀娘豈庚立小字耶荀一作荀

某啓某息荀娘昨蒙恩引曲賜絲布等五段南冠獲宥

既預禮延

左傳南冠而縶又云羈旅之臣幸若獲宥

稚子勝衣還蒙拜謁

史記

曰楚懷王

闕尹津梁之織鄴地雙絲

陸剡鄴中記曰鄴有大登高小登高

稱子子蘭

錦有大光明扶風采文之機仙園獨繭

子虛賦云曳獨繭之榆地

青

有小光明錦

衿宜襲書生無廢學之詩

毛萇曰青衿學子所服也

春服既成童子

得雩沂之舞

出論語

况復棲鳥挾子同知桂樹之恩

古樂府云

鳥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

澤雉將雛共喜行春之令

後漢書曰魯恭為中牟令

螟不入中牟袁安使肥親往廉之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其傍傍有童兒親曰捕之兒言雉方雛親以豎

子有根株一潤枝葉俱榮謹啓

謝趙王賚白羅袍袴啓

趙王所賚白羅袍袴皆冬時具也覽啓內便知

某啓垂賚白羅袍褲一具

按下文袍褲似著錦者爾雅袍襜也左傳重襜衣裘程

據上表空論雉頭

晉咸寧起居注曰太醫司馬程據上雉頭裘一領詔於殿前焚之

王

恭入雪虛稱鶴氅

晉書曰王恭字孝伯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被鶴

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嘆曰此真神仙中人也

未有懸機巧縹變躡奇文鳳

不去而恒飛花雖寒而不落

謂羅上織成花鳳文也

披千金之暫

暖棄百結之長寒

說苑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也王隱晉書曰董威於市得碎繒輒以為

衣號曰百結衣永無黃葛之嗟方見青綾之重

吳越春秋云越王自吳還國勞

身苦心懸膽於戶出入嘗之知吳王好服之被體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作黃紗之布以獻之吳王乃增越之封越國大悅采葛之婦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苦之何詩漢武帝內傳曰王母二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綾之袿

對天山之積雪尚得開襟

史記索隱曰祁連山一曰天山亦曰白山在張掖酒泉二

郡界西河舊事曰白山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焉去蒲類海百里之內後漢明帝紀

注云天山即祁連山今名折羅漢山在伊州北

冒廣樂之長風猶當揮汗

列子曰鈞

天廣樂此云廣樂疑作廣莫淮南子曰北方廣莫風江賦云長風颭以增扇廣莫颭而氣整

白龜報

主終自無期

幽明錄曰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得一白龜長四五

寸置甕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邾城遭石氏敗赴江者莫不沈溺所養人被甲入水中覺如墮一石上須臾視

之乃是先放白龜既得至岸
迴顧而去亦見搜神後記

黃雀謝恩竟知何日

吳鈞
續齊

諧記曰弘農楊寶至華陰山見一黃雀傷癰甚多寶懷
之以歸置巾箱中啖以黃花積年乃去是夕寶三更讀
書有黃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萊為鴟梟所搏
蒙君之仁愛見救今當受賜南海別以四玉環與之曰
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事如此環矣寶
名位日隆子震震生秉秉生彪四世名公

謝滕王賚巾啓

奉教垂賜鹿子巾一枚解角新胎戴藤初孕

交州記康
頭山鹿額

上戴
科藤

落星交映連珠疎點盤龍之刀既剪長命之縷仍

縫盤龍謂剪刀之上刻為盤龍用以裁剪也長命謂巾
縫以長命之縷也三輔黃圖曰戚夫人侍兒賈佩蘭

說在宮時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碁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疾病取絲縷就北斗星辰求長命乃免翠

羽懸推芙蓉高讓

廣州志云交趾蒼梧以翡翠為幘神仙服食經云漢武帝閒居未央殿有

人駕白鹿冠芙蓉冠

曰我中山衛叔卿也遊斯隱士足笑鼓皮

鼓疑穀後漢周黨傳云穀

皮納頭注

入彼春林方誇笋籜

漢書曰高祖為亭長以竹皮為冠服虔曰籜竹

皮也師古曰竹皮笋皮謂笋上所解之籜也今人亦往往為笋皮巾古之遺制也

某蓬鬢鬆颺

衰容耆朽三秋不沐實荷今恩十年一冠彌欣此賚

莊子

曰曾子居衛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

謹啓

謝明皇帝賜絲布等啓

臣某啓奉勅垂賜雜色絲布綿絹等三十段銀錢二百

文某比年以來殊有闕乏白社之內拂草看冰

晉書曰董京常

宿白社中

靈臺之中吹塵視甌

三輔決錄注曰第五頡字子陵為郡功曹位至

誅議大夫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客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後漢書范丹傳歌曰甌中生塵范史雲

懟

妻很妾既嗟且憎瘠子羸孫虛恭實怨王人忽降大賚

先臨天帝賜年無踰此樂仙童贈藥未均斯喜張袖而

舞玄鶴欲來

玄鶴注見齊王進蒼鳥表及進象經賦表

舞節而歌行雲幾斷

博物志曰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

所謂舟楫無岸海若為之反風

漢書師古注曰：「楫，所以刺船也。」莊子：「北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博物志云：『風山之首高三百里，風穴如電，突深三十里。』春風自此而出也，何以知還風也？假令東風雲反從西來，洗洗而疾，此不旋踵立西風矣。所以然者，諸風皆從上而下，或薄於雲，雲行疾下，雖有微風，不能上上風來則反矣。」

薺麥將枯山靈為

之出雨

淮南子曰：「陰生於午，故五月為小刑。薺麥亭歷枯，又云薺冬生，中夏死。麥秋生，夏死。高誘曰：『薺，

水也。水王而生土，土王而死麥。金也。金王而生土，土王而死薺。麥枯於仲夏，正梅雨時也。」

況復全抽

素繭雪板疑傾

言其白也

併落青蚨銀山或動

啓謝絲等當有錢矣。青蚨，

注見上篇是知青牛道士更延將盡之命

漢武帝內傳曰：封君達隴西人，初服

黃連五十餘年，入鳥舉山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者。常乘青牛，故號青牛道士。聞有病死者，識與不識，

便以腰間竹管中藥與服或下鍼應手皆愈不以姓名語人間聞魯女生得五嶽圖連年請求女生未見授并

告節度二百餘歲

乃入玄丘山去

白鹿真人能生已枯之骨

神仙傳曰
中山衛叔

卿常乘雲車駕白鹿見漢武帝帝將臣之叔卿不言而去武帝悔求其子度世令追其父度世登華山見父與數人博石上勅度世令還山古樂府云仙人騎白鹿髮短耳何長導我上太華攬芝獲赤蟠來到主人門奉藥一玉箱主人服此藥身體日康

強髮白復更黑延年壽命長

雖復拔山起海負德未

勝言恩德甚重雖巨鼇不能負也漢書項羽曰力拔山兮氣蓋世孟子曰扶泰山以起北海

垂露懸

針書恩不盡

庾肩吾書品序流星疑燭垂露似珠參差倒薤既思種柳之謠長短懸針復想定情

之製酉陽雜俎云百體中有垂露體懸針體言恩德不勝書也

蓬萊謝恩之雀白玉四

環干寶搜神記曰漢時弘農楊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鷗梟所搏墜於樹下為螻蟻所困寶

見愍之取歸置巾箱中食以黃花百餘日毛羽成朝去暮來一夕三更寶讀書未卧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

我西王母使者使蓬萊不慎為鷗梟所搏君仁愛見拯實感盛德乃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

三公當漢水報德之蛇明珠一寸干寶搜神記曰昔隨侯因使入齊路行深

水沙邊見一小蛇可長三尺於熱沙中宛轉頭上血出隨侯見而愍之下馬以鞭撥於水中語曰汝若是神龍之

子當願擁護於我言訖而去至於齊國經二月還復經此道有小兒手把一明珠當道送與隨侯曰昔日深蒙

救命甚重感恩聊以奉贐侯曰小兒之物詎可受之不顧而去至夜又夢小兒持珠與侯曰兒乃蛇也早蒙救

護生全今日答恩不見垂納請受之無復疑侯驚異追旦見一珠在牀頭乃收之而感曰傷蛇猶解知恩重報

在人反不知恩乎侯歸持珠進納見述元由終
身食祿耳左傳漢東之國隨為大故曰漢水

某之觀

此寧無愧心直以物受其生於天不謝謹啓

謝趙王賚犀帶等啓

奉教垂賚犀裝帶錢十貫魏君寶帶特賜劉楨

典略曰文帝常

賜劉楨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為像因書嘲楨曰
夫物因人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
之勿嫌其不反也楨答曰楨明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寶
隨侯之珠獨衆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竊窕之首
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汙泥之中
而揚光千載之上發采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
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
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

嘗其粒恨積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積辭旨妙巧類皆如是趙王國租偏資裴

楷晉書曰裴楷字叔則梁趙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楷歲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人或譏之楷曰損

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貫藏文馬如燒安息之銀史記大宛傳曰安息在大月氏

西可數千里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馬漢書西域傳曰其錢獨文為人面幕為騎面又云

以銀為錢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韋昭曰幕錢背也荀悅曰幕音慢無文面也帶插通

犀似獵雲南之獸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綈者以盛米置

羣雞中雞欲往啄米至輒驚走故南人名為駭雞異物志曰角中特有光耀白理如線自本達末則為通天犀

後漢郡國志云邪北郭騷之長貧是所甘悵說苑曰北郭騷踵見

龍雲南屬永昌郡

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廩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奔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方必先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頭以白晏子逡巡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聞北郭騷之死白已太息而嘆曰晏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

南宮敬之載寶殊非念望

檀弓曰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

哀哉

若是其貨喪不如速貧之為愈也鄭注云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嘗失位去魯載其實來朝於君按左傳孟僖子卒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北郭喻有母南宮喻父肩吾已卒也言已受賜但如北郭之乞養

關

南宮

之重貨也花開四照惟見其榮

山海經曰招搖之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異理其花四照

其名曰迷穀
佩之不迷

鼇載三山深知其重

列子夏革曰渤海之東有歸墟其中有五

山焉帝命禹強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
五山峙而不動玄中記曰鼇巨龜也

昔沈羲將盡逢

司命而還生

神仙傳曰沈羲者吳郡人學道於蜀中但
能消災治病救濟百姓不知服食藥物功

德感天天神識之羲與妻賈共載詣子婦卓孔寧家還
逢白鹿車一乘青龍車一乘白虎車一乘從者皆數十

騎皆朱衣仗矛帶劍輝赫滿道問羲曰君是沈羲否羲
愕然不知何等答曰是也騎人曰羲有功於民心不忘

道自少小以來履行無過壽命不長年壽將盡黃老遣
仙官來下迎之須臾有三仙人羽衣持節以白玉簡青

玉介丹玉字授羲遂載羲昇天禮記曰王立七祀曰司
命鄭注曰司命主督察三命文昌六星有司中司命春

秋佐助期曰司命神名為減黨長八尺
小鼻望羊多髯癭瘦通於命運期度

士燮行理值仙

人而更活

神仙傳曰士燮嘗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藥與服以水含之捧其頭搖之食頃即

開目動手顏色漸復半日能起生四日復能語遂復常奉字君異侯官人也

今日慈矜斯之

謂矣馬前驅而導路或似識恩

晉元帝紀曰蕩陰之敗帝患禍出奔成都王穎

先令諸闕無得出貴人帝既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求與後來以策鞭帝馬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

拘耶吏雞未曉而開闕容能報主

史記曰孟嘗君為秦所囚有能為狗盜者

入宮取所獻狐白裘賂幸姬得出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鳴雞而雞盡鳴遂發傳出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

出乃謹啓

謝趙王賚米啓

某啓奉教垂賚米十石丹烏銜穗既集西周

尚書中候曰有火自

天止於王屋流為赤烏以穀俱來師古漢書注謂武王伐紂師渡孟津之時也

黃雀隨車還飛

東市

神仙傳曰成武丁聞羣雀鳴而笑曰市東車翻覆米羣雀相呼往食遣視之信然國策曰黃雀俯啄

百漬而為種不無霜雪之情

汎勝之書云取雪汁漬原蠶屎五六日和穀種之能

禦旱故謂雪為五穀精也

取以論兵即有山川之勢

後漢書曰馬援於帝前聚米為

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

某陋巷簞瓢櫛風沐雨

論語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鄭注曲禮云圓曰簞方曰筭淮南子曰禹沐浴靈雨櫛扶風高誘曰禹勞力天

下不避風雨以久雨為沐浴也剥榆皮於秋塞掘蟄驚於

寒山

漢書注如淳曰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以為塞者也師古曰在朔方衛青所云榆葉舊塞是也晉

書曰邠鑿避難於魯國澤中掘野鼠蟄驚以食之

仰費國租遂開塵甑

世說曰梁王趙

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卹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後漢書曰范冉結草室而居所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

非丹竈而流珠異荆臺而炊

范菜蕪范冉一作范丹

玉

江淹別賦云守丹竈而不顧銑曰丹竈鍊丹竈也韓子曰卞和得璞玉於楚山之下按荆臺楚襄王雲夢

之臺亦楚地也淮南子曰譬若鍾山之玉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

東方朔之俸米

既息長饑

漢書曰東方朔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始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徒

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有頃上過朱儒皆號
頃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
端台問朔何恐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
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
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
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因使待
詔金馬門西門豹之墾田方慙此賚

史記西門豹為鄴令發民墾十二渠灌田皆溉

謝趙王賚乾魚啓

某啓蒙賚乾魚十番醴水朝浮光疑朱鼈

山海經曰珠鼈之魚其狀

如肺而有目六足有珠郭云鼈音鼈呂氏春秋曰醴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有碧高誘曰醴水在蒼梧環

九疑之山其魚六足有珠如蛟皮也

文鯪夜觸翼似青鸞

山海經曰泰器之山觀水出焉

西流注於流沙是多文鯪魚狀如鯉魚之身而鳥翼蒼

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遊於東海以夜飛其音如鸞

雞其味酸甘食之已狂見則天下大穰吳都賦云文鯪夜飛而觸綸

美鯽晉太康地記曰武昌南湖通江夏有水冬則涸靡所產植陶太尉立塘以遏水常自不竭因取瑯邪

郡隔湖菱魚以著湖菱甚甘美異於他湖所產鮓魚長三尺神異經曰東南海中有烜洲洲有溫湖鮓魚生焉

其長八尺食之宜暑而避風寒廣雅曰鮓一名鮓今之鮓也

波瀾成雨鱗甲防寒其

左氏傳曰

本吳人常想江湖之味及其饑也惟資藜藿之餘

斬之蓬蒿藜藿而食之太史公自序曰藜藿之羹正義曰藜似藿而表赤藿豆葉也茲賚渥恩膏

腴流竈不勞獅子之亭即勝雷池之長

皆吳地按金陵西獅子山晉元

帝渡江易名盧龍山郭璞江賦曰其旁則有雲夢雷池李善注云張勃吳錄曰雷池在皖

翻驚河伯

獨不愛人

莊子曰於是河伯忻然自喜音義曰河伯姓馮名夷一名水夷一云姓呂名公子馮夷是

公子之妻抱樸子曰馮夷華陰人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

足笑任公終年

垂釣

莊子曰任公子為大釣巨綸五十犢以為餌蹲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

之憚赫

謹啓

謝滕王賚馬啓

某啓奉教垂賚烏騮馬一匹柳谷未開翻逢紫鸞

搜神記曰

張掖之柳谷有開石馬其文有五馬象魏
晉代之興也西京雜記曰文帝有紫驚驕陵源猶遠忽

見桃花

陶潛桃花源記曰武陵人捕魚為業忽逢桃花
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中人云先世避秦來

此爾雅曰黃白雜毛駢郭璞注云即今之
挑花馬也言馬名桃花即類武陵源矣

流電爭光浮

雲連影

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
匹號為九逸一名手雲一名赤電

張敞畫眉

之暇直走章臺

漢書曰張敞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
兆眉嫵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

史驅自以王濟飲酒之歡長驅金埒

世說曰王武子被
賁移第北邙時人

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
編錢匝地竟埒時號曰金埒

謹啓

謝滕王賚猪啓

某啓奉教垂賚肥豕一腔

朝野僉載云按後一腔東猪肉是猪稱腔

白腹

疑作

頭見珍度遼東之水

後漢書朱浮責彭寵書曰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

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

赤欄為重對襄陽之

城水經注曰沔水又東逕豬蘭橋橋本名荻蘭橋橋之左右豐蒿荻於橋東劉季和大養豬襄陽太守曰此

中豬屎臭可易名豬蘭橋百姓遂以為名矣

忽降全恩謹充炮烙孫弘牧於

溜水惟以求錢

漢書曰公孫弘少時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

卜式養於

上林豈知其味

漢書曰卜式以田畜為事入山牧羊致千餘頭買田宅時漢方事匈奴式願

輸家財半助邊上不報會渾邪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無以盡賂式復持錢二十萬以給台拜為中郎初式不

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
木草踏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
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上奇其言歷位至御史大夫按
卜式乃牧羊非牧豕也疑是梁鴻養於上林誤文也後
漢書曰梁鴻受業太學家貧而尚介節學畢乃牧豕於
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
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為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
作主人許之因為執勤不懈朝夕鄰家耆老見鴻非恒
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
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矣

謹啓

謝趙王賚馬并繖啓

奉教垂賚紫騮馬并銀釘乘具紫綉繖一張上天降雨
特垂深澤若木流光偏蒙私照迴茲翠蓋事重劉基之

恩

吳志曰劉繇長子基字敬興權大暑時嘗於船中宴

得也其見

降此青驪榮深李忠之賜

仲後漢書曰李忠字

與任光同奉世祖以為右大將軍封武固侯從攻下屬

縣

至苦陘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惟忠獨無所掠世

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

北部丹帷更須高

捲

後漢書賈琮為冀州刺史車垂赤帷而行及至州自

命御者褰

西河竹馬即已郊迎

後漢書曰郭伋治并州

在命之輕鴻毛浮於弱水

司馬遷報任安書曰死有重

性賦云况性命之幾微如鴻毛之漂輕玄中記

知恩之

重鰲背負於靈山

列仙傳曰巨鰲負蓬萊山而抃
滄海之中玄中記曰鰲巨龜也

況復

驚鴻別水但見徘徊黃鶴去闕惟知反顧棲戀之心事

同於此

洛神賦曰翩若驚鴻李陵贈蘇武
詩曰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

謝趙王賚雉啓

夏翟秋飛江顰春澗

禹貢曰羽畎夏翟孔傳曰夏翟翟
雉名左氏傳曰五雉為五正杜注

曰雉有五種西方曰鷩雉東方曰鷩雉南方曰翟雉北
方曰鵠雉伊洛之南曰顰雉釋鳥云鷩山雞樊光曰其
羽可持而舞毛詩曰右手執翟郭璞云長尾者
釋鳥又云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顰

中牟縣

之客遂得坐觀

東觀漢紀曰魯恭為中牟令螟不入中
牟河南尹袁安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

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其旁旁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雛親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化迹耳

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具以狀白安賈大夫之妻已應

含笑

左氏傳曰昔賈大夫惡取妻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

仰費中

廚來供下客

曾子建詩云中廚辦豐膳

山川道遠口腹知恩

書

為梁上黃侯世子與婦書

北齊書曰蕭慤字仁祖梁上黃侯曄之子天保中入國武平太子洗馬慤工於詩詠曾秋夜賦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為知音所賞顏氏愛其蕭散宛然在目潁川荀仲舉瑯琊諸葛

漢亦以為爾按此知慤亦善屬文者也昔陸機入洛有代彥先之詞何遜裁書有為衡山之札才子詞人自能揮翰而夫妻致詞間多代此亦感其燕婉之情代傳別恨可以葛龔無去者也慤本梁朝宗室疑江陵陷後隨例入關若非隔絕即是俘擄此書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茹恨吞悲無所投訴殆亦江南賦中臨江秋思之類也

昔仙人導引尚刻三秋

千寶搜神記曰漢時有杜蘭香者自稱南康人氏以建業四年

春數詣張傳傳年十七望見其車在門外婢通言阿母所生遣授配君可不敬從傳先名改碩碩呼女前視可十六七說事邈然久遠有婢子二人大者萱支小者松支細車青牛上飲食皆備作詩至其年八月旦復來作詩云云出薯蓣子三枚大如雞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辟寒溫碩食二枚欲留不肯令碩食盡言本為君作

妻情曠遠以年命未合其小乖太歲東方卯當還求君
蘭香降時碩問禱祀何如香曰消魔自可愈疾淫祀無
益香以藥為消魔按上黃侯書是夫妻離別之辭言杜
蘭香下嫁張碩以八月旦至是仙人導引尚刻三秋之
期神女將梳疑作猶期九日干寶搜神記曰魏濟北從

也中夜獨坐宿夢有神女來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
姓成公字智瓊早失父母天帝哀其孤苦遣令下嫁從
夫夢三四夕一旦顯然來遊自言年七十視之如十五六
女車上有壺榼青白瑠璃五具飲啗奇異饌具醴酒與
超共飲遂為夫婦經七八年父母與超娶婦之後分日
而燕分夕而寢夜去晨來倏忽若飛惟超見之他人不
見雖居閤室輒聞人聲常見踪跡然不覩其形後人怪
問漏泄其事王女遂求去云我神人也雖與君交不願
人知而君性疎漏我今本來已露不復與君通積年交
結恩義不輕一旦分別豈不愴恨贈詩一首把臂告辭

涕泣流離肅然升車去若飛迅去後五年起奉使至洛
到濟北魚山下陌上西行遙望曲道頭有一車馬似智
瓊驅馳前至果是也遂披帷相見悲喜交切同乘至洛
遂為室家克復舊好至太康中猶在但不日日往來每
於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旦十五日
輒下往來經宿而去張茂先為之作神女賦言智瓊之
踪跡將疏猶期九月九日可會也按智瓊與弦超刻期
有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及旦十五
日此云九日特

未有龍飛劍匣鶴別琴臺

豫章記曰雷煥子爽為建

舉其大略也
安從事經淺瀕劍忽於腰中躍出入水乃變為龍見二
龍相隨而逝焉按劍雖有終合之論然在豐城得劍之
後孔章茂先各持其一亦似別離時也蔡邕琴操曰商
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為改娶牧子援琴鼓之
歌別鶴以舒其憤懣故曰別鶴操嵇康琴賦云千里別
鶴陶潛詩曰上絃驚別鶴下絃操孤鸞益州記曰司馬

相如宅在州西笮橋北百步許李膺曰市橋西二百里
得相如舊宅今梅安寺南有琴臺龍飛鶴別喻夫婦遠
離莫不銜怨而心悲聞猿而下淚宜都記曰猿鳴三聲
淚沾裳已上言蘭香

下嫁之日尚有三秋可期智瓊求去之後猶有九日可
會未有分兩龍於劍匣別雙鶴於琴絃如今之悲淚也

人非新市何處尋家別異邯鄲那應知路後漢書郡國志曰江夏郡

南新市侯國有離鄉聚綠林史記秦本紀曰昭襄王八
年使將平戎攻楚取新市注云晉帝紀曰江夏有新市
漢書張釋之傳曰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邯鄲
鄲道也張宴曰慎夫人邯鄲人也言不能相見也

中看影當不含啼欄外將花居然俱笑范泰鸞鳥詩序曰昔蜀賓王得

鸞鳥懸鏡以照之鸞覩影而舞一奮而絕言彷彿相見之時也分杯帳裏却扇牀前故

是不思何時能憶

儀禮昏禮云四爵合卺鄭注云卺破瓢也四爵兩卺凡六為夫婦各三酌

一升曰爵世說曰溫嶠娶姑女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

扇撫掌大笑曰我嫌是老奴果如所疑何遜看新婦詩

曰如何花燭夜輕扇掩紅粧後李商隱詩有代董才却

扇成昏之夕遂以却扇為名有却扇詩催粧詩言昔成

昏之時可當學海神逐潮風而來往神異經曰西海水

足思憶也

髮白衣玄冠從十二童子馳馬海上如飛如風名曰河

伯使者或時上岸馬跡所及水至其處所之之國雨水

滂沱暮勿如織女待填河而相見淮南子曰烏鵲填河

則還河

神織女二語似上黃世子

夫婦南北隔絕之辭也

庾子山集卷八

謹案卷七第八頁前一行舞大磬刊本磬訛磬據
周禮改

第十七頁後七行此名為蜎刊本蜎訛蜎今改

第二十八頁後三行新命有職刊本職訛識據孔
傳改

第三十四頁後八行子產曰說也刊本曰訛也據
左傳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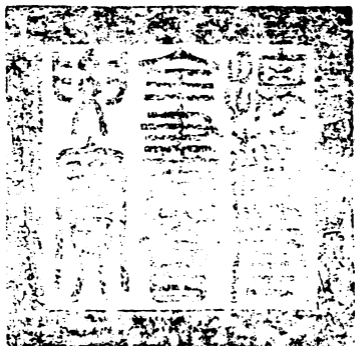
卷八第十頁後五行佇見青蚨之飛刊本蚨訛昆

今改

第十四頁後二行置巾箱中刊本置訛至今改

第二十頁後八行東方朔之俸米刊本俸訛捧今

改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錄監生臣張同巽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庚子山集卷九

十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庚子山集卷九

周庾信撰

錢塘倪璠纂註


擬連珠

傳玄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合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陸機復引舊義以廣之謂之演連珠信復擬其體以喻梁朝之興廢焉觀其

辭旨悽切略同
於江南之賦矣

蓋聞經天緯地之才拔山超海之力

左氏傳曰經天緯地曰文史記項羽

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孟子曰拔泰山以超北海

戰陣勇於風颭謀謨出於胸

臆

揚雄曰風發颭拂師古曰颭迴風也

斬長鯨之鱗截飛虎之翼

左氏傳曰古者

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異物志雄鯨鯢長者數千里及冢周書曰如虎傳翼將飛入宮

是以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

二語出孟

擇人而食

子此章喻梁武帝雄才大力異勇神謀行次熨斗坑王肅十萬之軍兵發襄陽授東昏一夫之首使魏教莫敢爭鋒齊王於馬禪位是梁朝有天下之始也

蓋聞蕭曹贊務雄略所資

漢書曰蕭何曹參為相國以喻南康即位之時武帝進位

相國也

魯衛前驅威風所假

左氏傳曰太姒之子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論語云魯衛之

政兄弟也以喻帝與齊俱姓蕭氏同承淮陰令整之後為兄弟也

是以黃池之會可以

爭長諸侯

左傳哀十三年曰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

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杜元凱云陳留封邱縣有黃亭及濟水吳與晉於周皆姬姓以喻帝

與齊皆蕭姓故得進爵王公爭長於諸侯也

鴻溝之盟可以中分天下

史記高祖

本紀曰項羽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以喻梁武帝成江表王業與魏氏中分南北若鴻溝矣此章喻梁帝匡贊擬於蕭曹宗盟同於魯衛故得王公備九錫之儀南北定中分之業江

表之極

盛者也

蓋聞解封豕之結塞長蛇之源必須製裳千里哺血轅

門

左傳申包胥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杜云言吳貪害如蛇豕喻侯景也左傳子產曰子有美錦不

使人學製馬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釋名曰上衣下裳史記文帝紀曰噉血京師索隱曰漢書噉作牒音玷丁蹠反漢書陳湯傳曰杜業皆言喋血無盟軌事廣雅曰蹠履也謂履涉之周禮曰設車宮轅門鄭注謂王行止宿險之處備非常次車以為藩則仰車以其轅表門言欲寧亂必千里命將盟師以備非常也

是以開

百里之圍用陳平之一策

史記曰高帝擊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

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闕氏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桓譚新論曰或云陳平為高帝

解平城之圍則言其事秘世莫得而聞也以工妙蹕善
故藏隱不傳焉子能權知斯事否吾愿之曰此策乃反
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日而陳平往說閼
氏閼氏言於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
陳平必言漢有好麗美女為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困
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
之愛之則閼氏日以遠疎不如及其未到令漢得脫去
去亦不持女來矣閼氏婦女有妬妬之性必增惡而事
去之此說簡而要及得其用則欲使神怪故
隱匿不泄也劉子駿聞吾言乃立稱善焉

盟千乘之

國須季路之一言

左傳哀十四年曰小邾射以句繹來
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

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
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
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以喻
侯景內附當如季路之於邾射辭之為是不當納也

此章喻梁武帝納侯景之非也景屬高歡潛圖反叛彼既封豕長蛇包藏毒害之志我須製震歟血得其駕馭之方而乃造次納降漫無區畫既無陳平之奇策又少李路之一言使平城之圍固卒成旬繹之叛徒滋盛釀成國禍是以傷之

蓋聞得賢斯在不藉揮鋒股肱良哉無論應變是以屈

倪叅乘諸侯解方城之圍

屈倪屈完也左傳僖四年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遂伐

楚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杜預注云方城山在南陽葉縣
干木為臣天下無西河之戰

史記魏

文侯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執也秦嘗欲伐魏或曰
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
此得譽於諸侯此章喻梁武帝用朱异等輩委寄失
才也引古賢臣而寓意自見所謂使覽者微悟合於古
詩諷興之義是也

益聞邯鄲已危徒思馬服

史記曰趙惠文王賜趙奢為馬服君與廉頗藺相如同位

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者子趙括代廉頗為
將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坑之趙前後所亡
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
藺城去矣空用荆軻

史記曰秦兵臨

易水禍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荆軻獻督
亢地圖於秦因襲刺秦王秦王覺殺荆軻使將軍王翦
擊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亡徙居遼東新
丹以獻秦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
是以竹杖扶

危不能正武擔之石

漢書曰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
印竹枝蜀本紀曰武都有丈夫化

為女子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娶以為妻不習水土
疾病欲歸國蜀王留之無數物故故蜀王發卒之成都
擔土於成都廓中葬蓋地數畝高七丈號曰武擔也蜀
志曰劉先主即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裴松之曰武擔
山名在成都
都西北

蘆灰縮水不能救宣房之河

淮南子曰女媧
聚蘆灰以止淫

水高誘曰蘆葦也生於水故積聚其灰以止淫水地平
出水為淫水漢書溝洫志曰上使塞瓠子決河歌曰宣
房塞兮萬福求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而
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
此章喻臺城陷後雖名將烈士無所復用邯鄲薊城皆
喻建康之敗也竹枝已下言亂勢已成力不能挽哀江
南賦云敵算不能救鹽池之鹹阿
膠不能止黃河之濁即此意也

蓋聞穴蟻衝泉未知遠慮

易林曰蟻封穴戶大雨將至

玄禽巢幕何

能支久

左傳襄二十九年云吳公子札謂孫文子曰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杜預曰言至危

也按燕一名玄鳥詩云天命玄鳥故稱玄會也

是以大厦既焚不可灑之以淚

長河一決不可障之以手

西京賦曰大厦耽耽薛綜曰屋之四下者為厦江淹別賦

云去復去兮長河湄此章喻臺城陷後侯景入城武帝簡文為賊臣所制如蟻在泉中悲長河之一決燕巢幕上觀大厦之既焚豈可手障淚灑言其不能救也

蓋聞膏脣喋喋市井營營或以如簧自進或以狙詐相

傾

史記匈奴傳曰喋喋而佔佔冠國何當索隱注曰喋音謀利口也服虔曰口舌為喋莊子云仲尼曰商賈

旦於市井以求其贏司馬彪曰九夫為井井有市列子
林類曰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之非惑乎鮑照行樂至
城東橋詩曰擾擾遊宦子營營市井人詩云
巧言如簧漢書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
是以子貢

使乎五都交亂

史記仲尼弟子傳曰子貢一出存魯亂
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

破十年之中

張儀見用六國縱橫

史記索隱注曰張儀
說六國使連衡而事

五國各有變

秦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令從親而賓秦關西地
形衡長張儀相六國令破其縱而連秦之衡故蘇為合

從張為連衡也衡音橫東西為橫南北為從也此章

喻諸王援兵之日譏諧者多以致兄弟猜嫌骨肉屠害

張纘有起兵聚米之說遂國閔牆蕭綸有代景行師之

言聞之掩泣哀江南賦云晉鄭靡依魯衛不睦是也

蓋聞謀猷是習權變須長時增齊竈或臥燕牆

史記曰
孫臏使

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明日為二萬竈
後漢書曰虞詡征朝歌賊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
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何也詡曰孫臏見弱吾今
示強勢有不同故也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建興十年慕容
容寶軍參合魏縱兵擊之燕軍敗走赴水死傷者四五
萬人十一年慕容垂至參合見佳年戰處積骸如山設
祭弔之禮死者父兄子弟皆號哭六軍哀慟垂慚憤嘔
血因而寢疾乘馬輿而進頓平城西北三十里積十日
疾篤踰山結營築

是以井陘之兵如鴻毛之遇火

漢書曰韓

燕昌城以自固

信張耳欲東下井陘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使

一大赤幟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拔趙幟立漢

幟趙人還歸壁見漢赤幟大驚以漢為破趙矣遂

亂遁走於是漢軍夾擊破趙斬成安君擒趙王歇

長平

之卒若秋草之中霜

史記曰秦與趙兵相拒長平趙括為將秦將白起縱奇兵佯敗走而

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坑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此章喻王僧辯等平景之師也

蓋聞彼黍離離大夫有喪亂之感

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

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為黍離之詩

麥秀漸漸君子有去國之悲

史記曰武王封

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其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黍離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為流涕
是以建章低昂不得猶瞻灞岸
三輔黃圖曰武帝太初元年作

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王粲七哀詩曰南登灞陵岸迴首望長安建章灞岸在西京以喻梁都在建業傷故宮

之殘
毀也
德陽淪沒非復能臨偃師

三輔黃圖曰景帝廟號德陽宮後漢書曰先武

出自景帝漢書地理志云河南郡有偃師縣在洛陽東三十里先武都洛是臨偃師以喻元帝都江陵之後傷中興之道銷也此章喻梁國之亡似感宗周如悲殷室建康一敗既傷故國之殘江陵三年無補中興之業此子山所以舊國舊都望之悵然者也

蓋聞市朝遷貿山川悠遠

古出夏北門行曰市朝易人稱王傳道里悠遠山川間之

是以狐兔所處由來建始之宮

潘岳西征賦曰狐兔窟穴於殿傍魏志曰建安

二十五年正月曹公

荊棘叅天昔日長洲之苑

雍門周曰墳墓

在洛陽起建始殿

生荊棘狐兔穴其中吳都賦云佩長洲之茂苑此章喻克復之後遷都江陵朝市既移山川遂隔太清濯龍

之後既已陷沒臺城裝橫入獵之餘復令揚灰太極羽儀輦路莫有牙遺戶口人民百遺一二而故宮於焉木矣泰

益聞天方薦瘥喪亂弘多

詩小雅節南山之辭毛傳云薦重瘥病弘大也

空思

說劍徒聞枕戈

樂記曰裨冕播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晉書劉琨與親故書吾枕戈待旦志氣

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方言曰戰吳揚之間謂之戈

是以劉琨之英略莫知自

免晉書曰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愍帝即位三年拜為司空都督并冀三州諸軍事幽州刺史鮮卑段匹

碑數遣使要琨欲與同獎王室琨由是率衆赴之從飛狐入薊匹碑見之甚相崇重與琨結婚約為兄弟是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左琨乃令溫嶠勸進於是河朔征鎮夷夏一百八十人連名上表元帝轉琨為侍中太

尉其餘如故并贈名刀琨答曰謹當躬自執佩誠截二
酋匹碑奔其元喪琨遣其世子羣送之為末波所獲因
共結盟而襲匹碑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為內應而為匹
碑邏騎所得時琨別屯故征北府小城不之知也因來
見匹碑匹碑以羣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
琨曰與公同盟志獎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國家之恥若
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忘義也匹碑雅重
琨初無害琨志將聽還屯其中弟叔軍好學有知謀為
匹碑所信謂匹碑曰吾胡人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
衆也今我骨肉構禍是其良圖之目若能奉琨以起吾
族盡矣匹碑遂留琨匹碑所署代郡太守辟閭嵩與琨
所署雁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連謀合作攻具欲以
襲匹碑而韓據女為匹碑兒妾聞其謀而告之匹碑於
是執王據等悉誅之會王敦密使匹碑殺琨匹碑遂盛
之子姪四人俱被害按劉琨喻王僧辯也梁元帝承制
江陵僧辯勸進猶晉元帝承制江左劉琨勸進也僧辯

為陳霸先所縊猶劉琨為段匹磾所縊也兩人行跡相似故引用之且陳武無匹磾之忠而蹈處仲之迹遂致易梁為陳王公

祖逖之慷慨裁能渡河

晉書曰祖逖字士雅范陽道人

之不免也惜哉也輕財好俠慷慨有節京師大亂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元帝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眾皆慨歎屯於江陰起鑄冶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前後剋獲由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土詔進逖為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子山引此恨當時無此人陳霸先不足云也此章喻建業陽九江陵百六王僧辯有討平侯景之功而鮮保身之哲陳霸先懷覲覲梁鼎之意而無渡河之心此南風之所以不競也

蓋聞穀林長送蒼梧不從

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曰穀林即陽城堯都平陽

於詩為唐國禮記曰舜葬蒼梧

二妃不從以喻元帝之死也

惟桐惟葛無樹無封

左傳

哀二年云趙簡子誓曰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

不設屬辟注桐棺三寸禮記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

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鄭康成注云此無人之

制也棺用難朽之木桐木易壞不堪為棺故以為罰墨

子尚儉有桐棺三寸漢書楊王孫曰昔帝堯之葬也窆

木為匱葛藟為絨服度曰葛藟也一曰藟亦草名葛之

絨也絨束也音工咸反周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

藏之中野不封不樹以喻元帝葬用氈席茅裹尸也

是以隋珠明月無益驪山之火

搜神記曰隋國之侯見大蛇傷者療而愈之蛇

銜珠以報其德故稱隋珠西都賦曰隋侯明月漢書劉

向上疏曰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其後牧兒亡羊羊入

其鑿牧者持火照求
羊夫火燒其藏柳

雀臺絃管空望西陵之松

魏志曰建安十

五年冬作銅雀臺魏武遺令曰吾伎人皆著銅雀臺於臺上施六尺牀總帳朝脯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日輟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謝朓銅雀臺詩曰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李善曰不敢指斥故以樹言之也此章喻梁元被戮不以人君之禮葬也江陵之敗遭岳陽之詰辱命傅準以行刑一囊之土罰甚桐棺一乘之車殉同鮮葬嗚呼生為撥亂之君死葬庶人之禮是以對驪山以興思望西陵而泣下津陽門外有故君之感焉

益聞雷驚獸駭電激風驅陵歷關塞枕跨江湖是以城

形月偃陣氣雲鋪

水經注曰沔左有却月城亦曰偃月壘戴監軍築故曲陵縣後乃沙羨縣

治也昔魏將黃祖所守遣董襲陸統攻而禽之彌衡亦
遇害於此湘中記曰遙望衡山如陣雲史記天官書曰
陣雲如立垣言武陵王紀師次西陵軍容甚盛
元帝命陸法和拒之立七勝之城鎖江斷峽也
之散卒即驪山之叛徒
後漢書劉玄傳曰諸亡命共攻
離鄉聚藏於綠林中注云綠林

山在今荊州漢書英布傳布友薛公曰布以驪山之徒
自致萬乘此皆為身不顧後慮喻任約謝答仁等本侯
景之黨也哀江南賦云驅綠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
營軍梁漾菟乘巴渝皆謂拔逆黨以攻蜀也與此同元
帝紀云承聖元年八月武陵王紀引兵東下二年五月
帝拔任約於獄以為晉安王司馬儼禁兵以配之又於
獄拔謝答仁為步兵校尉配衆一旅上赴以助陸法和
是也此章喻元帝攻蜀之師復用侯景之黨也楚蜀
雖有閭牆之隙然本兄弟之國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
也蜀亡而楚必隨之忘宿憤以結新讐驪叛徒而抗骨

月王琳以藉盛師徒而遷之嶺外法和方大聚兵艦而復阻襄陽是以魏師卒至俛首條頸雖任約在外答仁請從帝豈能推腹心於彼耶宜其有江陵之敗也與

蓋聞死別長城生離函谷

揚泉物埋論曰秦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云生男慎勿舉

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往戰國策曰秦東有峭函之固韋昭曰函谷關也時西魏都長安本故秦地江陵平男女盡俘入關故云

遼東寡婦之悲代郡孀妻之哭

遼東寡婦未詳

疑謂蔡文姬沒于南匈奴為遼東也史記趙世家曰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襄子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厨人探銅料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各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因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之山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

是以流慟所感還崩

杞梁之城

列女傳曰齊杞梁殖之妻莊公襲莒殖戰而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

所歸乃枕其夫之尸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遂赴淄水而死

灑淚所沾終變湘陵之竹

博物志云舜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揮竹竹盡

斑此章喻江陵之陷殺傷者衆屠戮之慘繼以別離如杜畿被害王褒獻俘男女盡為入關弱小至於加戮所以啼枯湘水哭壞杞城也

蓋聞三世用兵既非貽厥

史記曰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

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強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衆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陰

謀累葉必以凶終

史記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

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戚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

是以李都尉之風

霜上蘭山而箭盡

史記曰李陵拜騎都尉天漢二年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可

千餘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救兵不到遂降匈奴單于以女妻陵而貴之漢閭族陵母婁子自是

陸平原之意氣登河橋而路窮

晉書曰陸機為

之後李氏名敗

長沙王又敗於河橋孟玖譖於成都王穎穎殺之將刑嘆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表理機起為平原內史故稱平原干寶晉紀曰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雲見害三族無遺此章喻江陵之敗僧祐戰死買臣敗績王褒俘虜似蘭山之前盡杜裁兄弟若河橋之路窮

蓋聞營魂不反燐火宵飛

楚辭曰載營魂而升霞陸士衡文賦云覽營魂以探頤頃

精爽而自求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鍾會曰載辭也經護為營形氣為魄謂魂魄經護其形氣使之長存也左傳樂祁曰心之精爽是為魂魄陸士衡贈從兄車騎詩曰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沈張銑曰營心府間也言心府魂魄懷於吳土而精爽若飛若沈不定也此云營魄即營魄也言心府間魂魄無所歸也淮南子曰人血為燐許慎注曰兵死之血為鬼火

時遭獵夜之兵

或斃空亭之鬼

晏子春秋景公畋于梧丘夜夢有五丈夫稱無罪晏子曰先君靈公畋五丈夫

駭獸斷其頭葬之曰五丈夫丘後漢書康亭有鬼數殺過客王忱除郿令有女子訴曰妾夫為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忱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遊傲者也明旦問

遊傲詰問具服罪即收繫及同謀十餘人志
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

是以射聲

營之風雨時有冤魂

射聲校尉漢武帝置光武建安七
年省漢書音義曰射聲謂工射者

也夜中聞聲則射之因以為名後漢書曰曹褒遭射聲
校尉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百餘所褒親履行問故吏
對曰此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褒
為買空地悉葬其主者設祭以祀之

廣漢

集作

郡之陰

寒偏多夜哭

東觀漢記曰陳寵字昭公沛國人轉廣漢
太守先是洛陽城南每陰常有哭聲聞於

府中寵使案行昔歲倉卒時骸骨不葬者多寵乃勅縣
葬理由是即絕謝惠連祭古冢文云射聲垂仁廣漢流
渥是也廣漢俗本作廣莫以漢字轉寫誤漢漢復誤為
莫也王隱晉書劉隗奏曰懷情抱恨雖沒不亡故有隕
霜之應夜哭之鬼王融策秀才文云桂林多夜哭之鬼
也此章喻戰爭之後殺傷者多與哀江南賦鬼火亂

於平林傷魂遊
於新市意同

蓋聞江黃戎馬之微鄢郢風颭之格

江黃鄢郢皆楚地也江黃春秋時屬

姓國名左傳江黃道柏皆弦姻也後為楚所滅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漢書地理志曰南郡宜城故鄢又鄢楚別邑故鄢文選凡焱字五臣本皆作颭疾風也乍有去而不歸或無期而

遠客

言江黃鄢郢之間遭亂離也

是以章華之下必有思子之臺

左氏

傳曰楚靈王成章華之臺及乾谿之辱蔡公使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又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雲夢之傍應多望夫之石

列異傳曰武昌新縣北山昔有貞婦其夫從役婦攜幼子餞送此山立望而形化為石張揖曰雲夢在南郡華

客縣 此章喻江陵閩城長幼被擄入關哀江
南賦所謂石望夫而適遠山望子而適多者也

蓋聞無怨生離恩情中絕空思出水之蓮無復迴風之

雪

曹子建洛神賦曰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其形也迫而
察之灼若芙蓉出淥波又云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

是以樓中對酒而綠珠前去

晉書曰孫秀使人求綠珠

倫誅崇矯詔收崇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
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
於樓下

帳裏悲歌而虞姬永別

史記曰項王軍壁垓下
閩漢軍四面皆楚歌項

而死

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
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
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
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注云

楚漢春秋曰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
妻何聊生 此章喻江陵覆亡貴人妻妾盡被俘擄今
時離怨平昔恩情雖復色茂開蓮風如迴雪而高臺已
傾愛妾何在綠珠則已墮吹樓虞姬之間歌夜帳矣

蓋聞樹彼司牧既懸百姓之命及乎厭世復傾天下之

心是以一馬之奔無一毛而不動一舟之覆無一物而

不沈

左傳邾文公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孔叢
子子貢曰馬奔車覆 此章喻梁之興亡皆由武

帝一敗之後不復振也方其誅東昏而興既使百姓待
命及夫納侯景而亂復令天下傾心所謂自我得之自
我失之者也是以武陵僭號蜀國既亡湘東雪讎江陵
復敗蕃屏既已無餘枝葉又將盡落岳陽西附僅逼一
州敬帝南還終悲易姓譬如馬奔毛
動舟覆物沈天之所壞不可支也

蓋聞嚴霜之零無所不肅長林之斃無所不標

左傳哀十二年

子木曰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瘞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杜預曰標擊也

是以楚塹既填

遊魚無託吳宮已火歸燕何巢

楚塹謂江陵也吳宮謂建鄴也遊魚歸燕信自

謂也越絕書吳地傳曰東宮秦始皇十二年守宮者照無失火燒之此章喻大梁之亡如衰秋搖落江陵潰敗嗟楚塹之既填建鄴凋殘悲吳宮之已火已遂無所依歸也

蓋聞名高八俊傷於閹豎之黨

後漢書黨錮傳曰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

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天下名士為之稱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靈帝詔捕張儉大長秋曹節因此詔有司奏捕前黨百餘

人皆死

獄中 智周三傑斃於婦女之計

史記高祖曰張良蕭何韓信此三人者皆

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又韓信傳曰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之時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 是以洪澤之蛟遂挫長饑之虎平

皐之蟻能摧失水之龍

楚辭曰神龍失水而陸居兮為蟻蟻之所裁王逸曰蟻蟻姑也

蟻蟻姑也莊子庚桑子曰吞舟之魚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嵇康贈秀才入軍詩曰流磻平皋此章喻已入魏之後束手受困雖有八俊之名三傑之智無所用之如猛虎長饑之候神龍失水之時也

蓋聞吳艘蜀艇不能無水而浮

淮南子曰越舠蜀艇不能無水而浮高誘注曰

舠小船也蜀艇一版之舟若無水以紅間綠不能無弦不能獨浮也說文曰艘船總名也

而射

淮南子曰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

是以樊籠之鶴寧有六翮

之期骯髒之馬無復千金之價

新序曰郭隗謂燕王曰古之君有以千金市千

里馬者三年不得人請求之三月得馬已死矣買其骨以五百金君大怒之人曰死馬骨且市之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好馬矣於是不期年千里馬至者二此章喻已屈體魏周不能復振雖國有讎仇而身無權藉有如樊籠之鳥豈望奮飛又若骯髒之馬已曾葬腹

益聞性靈屈折鬱抑不揚乍感無情或傷非類

左氏傳曰非我

族類是以嗟怨之水特結憤泉感哀之雲偏含愁氣

袁宏後漢

紀耿恭曰閼貳師將軍拔佩刀以刺山而飛泉湧出乃整衣拜禱飛泉奔出謝惠連雪賦曰寒風積愁雲繁此

章喻已降魏之後窮困愁苦也少卿有云終日無親但見異類舉目言笑誰與為歡是以嗟怨成水哀感生雲也

蓋聞遷移白羽流徙房陵

春秋昭十年云冬許遷於白羽左氏傳曰楚子使王子勝

遷許於折實白羽淮南子云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則為作山木之謳聞之者莫不隕涕括地志云趙王遷墓在房州房陵縣西九里也

離家析里悽恨撫膺

列子曰撫膺而恨膺胸也

是以

吳起之去西河潛然出涕

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王錯譖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

吳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河泣數行下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履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應之曰使我畢能秦必亡西河今西河之為秦不久矣起入荆西河果入秦

荆軻之別燕市

悲不自勝

史記曰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

市中相樂也居頃之燕太子丹質秦亡歸厚養荆軻西刺秦王為秦所殺此章喻已家本江陵播遷秦地如許達白羽趙虜房陵鄉關之思彌殷悽恨之情遂切吳起之泣西河荆卿之悲燕市子山之哀江南有旨哉有

哉旨

益聞廉將軍之客館翟廷尉之高門盈虛倏忽貴賤何

論

史記曰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何見之

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漢書鄭當時傳曰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貧一富乃

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是以平生故人灌夫不去

史記曰灌夫雖富然失勢

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引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蘓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也去

門下賓客任安獨存

史記衛青傳曰驃騎將軍秩祿

與大將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惟任安不肯此章喻已失勢之後賓客淪散也朱雀航中方愧投戈之日青油幕底遂踞斷袖之賓及夫右衛將軍復闢廉公之館中丞御史重開翟尉之門至今羈旅他鄉流離暮齒雖復群公欵至才子爭交而平生之灌夫幾人門下之任安安在矣

益聞執珪事楚博士留秦

史記曰莊烏故越之細人也為楚執珪病而猶尚越聲漢

書曹參傳曰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違為執珪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伍員者號執珪古爵名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扶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又儒林傳曰秦始皇兼并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於是孔卑為涉博士以秦禁其業而發憤於陳王也按博士雖為秦官秦禁其業留秦非其好也

晉陽思歸之客臨淄羈旅之臣

左傳

定十三年曰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二子敗荀寅士吉射奔朝歌趙鞅入於絳又按杜預世族譜晉國本在太原晉陽縣樊父改之曰晉此云晉陽當謂晉也思歸之客疑即鍾儀事注見哀江南賦序左傳莊二十二年曰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杜曰羈寄也旅客也臨淄齊地也漢書地理志曰齊郡臨淄師尚父所封

是以親友會同

不妨懷撫悽愴山河離異不妨風月關人

此章喻己鄉關之思也周

陳之兩國通好得與弘正相親南北之流寓各還獨並王褒不遣此子山所以目極千里傷心悲魂兮歸來哀江南也

蓋聞五十之年壯情久歇憂能傷人故其哀矣是以譬

之交讓實半死而言生

述異記曰黃金山有楠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後年西邊榮東

邊枯年年如此張華云交讓樹也

如彼梧桐雖殘生而猶死

枝葉七發曰龍門之

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樹半死而半生此章喻己哀傷易老壯志久衰豈交讓之全生實梧桐之半死遺矢之說是所甘心據鞍之情吾無望矣燭之武之言無能為也

蓋聞秋之為氣惆悵自憐

宋玉曰悲哉秋之為氣也

耿恭之悲踈勒

後漢書曰耿恭字伯宗慷慨多大畧有將帥才永平十七年以恭為戍已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恭以踈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引兵據之匈奴攻恭會顯宗崩救兵不至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屬士求擊走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韋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之餘數十人建初元年漢遣軍迎校尉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泣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饑困發踈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惟餘士

班超之念酒泉

後漢書曰班超字仲

二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

升扶風平陵人封定遠侯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不敢望到酒泉但願生入玉門闕注玉門闕屬墩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里關在敦煌縣西

是以韓

北酒泉今肅州也去長安二千八百五十里也

非客秦避讒無路

史記曰秦王見韓非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

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

信陵在趙思歸有年

史記曰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魏王怒公子之盜其

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十年不歸此章喻已思故國有如宋玉悲秋及夫陳勒不運酒泉何望身羈長安韓非將死於秦路心存建業信陵終念於魏邦

蓋聞懸鵲百結知命不憂

荀子曰子夏之衣如懸鵲人曰子胡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

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王隱晉書曰董威於市得碎繒輒以為衣號曰百結衣毛詩傳曰鷦鷯也釋鳥云鷽鷽其雄鷽北庫李巡曰別雄雌異方之言鷽一名鷽郭璞曰鷽鷽之屬也周易繫辭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言知命者

十日一炊無時何恥

後漢書注曰第五頤客止靈臺中或十日

不憂貧也

是以素王之業乃東門之貧民

賈逵春秋序曰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

立素王之法鄭康成六藝論云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為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史記曰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焉三寸素纍若

孤竹之君實西山之餓士

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

喪家之狗

子也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其辭曰登彼

西山兮采其薇矣索隱曰西山即首陽山此章喻已不當仕也樂天知命則衣弊可以不憂時不我與雖無食何足為恥所以東門貧民亦號素王西山餓士垂名孤竹而子山已餐周粟矣

蓋聞胸中無學猶手中無錢今之學也未見能賢

論衡曰胸

內無學猶手無錢

是以扶風之高鳳無故棄麥

後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葉

人也少為書生家以農畝為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為名儒乃教授於西唐山中

中年之甯越徒

勞不眠

呂氏春秋曰甯越者中牟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

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學十五歲而為周威王之

師也 此章喻已文籍滿腹不直一錢故云高鳳無故棄麥甯越徒勞不眠傷其大節已虧文章究何補焉

蓋聞十室之邑忠信在焉

見論語

五步之內芬芳可錄

說苑

曰十步之內

是以日南枯蚌猶含明月之珠

漢書地理志曰日南

必有芳蘭

郡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水經注曰交州合浦郡漢武元鼎六年平越所置孫權黃武七年改曰珠官郡

郡不產穀多採珠寶史記李斯上書曰垂明月之珠顧微廣州記曰海中有火珠明月珠水精珠

龍門

死樹尚抱咸池之曲

龍門死樹桐也注見上咸池黃帝樂名此章喻已雖身在北朝而

心存南國譬之蚌枯而珠在樹死而曲存此心終為梁也

蓋聞百尺之高累於九碁之上

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之臺費用千金荀息聞

之上書求諫曰臣能累十二博碁加九雞子其上公曰
子為寡人作之荀息正顏色定志意以碁子置下加雞
子其上公曰危哉危哉荀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
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鄰國謀
議將興社稷亡滅君欲何望公曰寡
人之過也乃至於此即毀九層臺

千鈞之重懸於一

木之枝

呂氏春秋曰薄疑說衛嗣君曰烏獲舉千鈞又
况一片高誘曰千鈞三萬斤也漢書枚乘上書
曰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
下垂之百尺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其將絕也

是以

截虎尾而非險傷龍鱗而未危

尚書君牙曰心之憂危
若蹈虎尾涉於春冰韓

子曰夫龍之為物可狎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
人有撓之者則必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撓人
主之逆鱗則幾矣此章喻已多危慮也百尺加九碁
之上千鈞豈一木所支截虎尾將必咥人傷彼龍鱗

終遭其怨

蓋聞居蘭處鮑在其所習

大戴禮曰與君子遊宥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

之化矣與小人遊臭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者也論衡曰中人之性在所習習善則善習惡則惡鮑白卯反

白羽素絲隨其所染

墨子曰墨子見染絲嘆曰

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五入之則為五色故染不是可不慎非獨絲也國亦有染湯染伊尹紂染惡來也

以金性雖質處劍即凶水德雖平經風即險

此章言人逐物遷性

有如香臭隨時玄黃代色已所習染雖則臭若鮑魚色同染惡然而金思處劍之時水望經風之日猶足自奮也

蓋聞豫章七年斃於豐草

子虛賦曰榲桲豫章郭璞曰豫章大木也似楸葉冬夏青

生七年乃可知也正義曰按溫舌人云豫今之枕木也章今之樟木也二木生七年枕樟乃可分別

芳蘭

九畹淪於幽谷

楚辭曰余既滋蘭之九畹琴操曰孔子過谷中見蘭獨茂嘆曰蘭當為王者香

今乃獨茂與草為伍乃止車援琴而鼓之自傷不逢時托辭於幽蘭也

是以欲求其真晉

陽有自埋之蒿

春秋後語曰張孟談謂趙襄子曰董安于之在晉陽公宮之垣皆荻蒿

若

賞其聲吳亭有已枯之竹

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漢書地理志曰會

稽郡秦置高帝十二年更名吳按秦法十里一亭以會稽名吳故云吳亭此章喻已初有小善終無成功豫

章豈曰凡材芝蘭實為香草求其真實

則荻蒿自理實彼虛聲則竹箭將盡

蓋聞明鏡蒸食未為得所

淮南齊俗訓曰大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

干將補履尤可傷嗟

劉向說苑曰干將鑊鄒拂鐘不鐸試物不知揚刃離金斬羽契鐵斧

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曾不如兩錢之錐楚辭曰秉干將以切肉王逸曰干將利劍也利劍宜以為威誅無狀以征不服今用割肉非其宜也以言使賢者為僕隸之徒非其宜也子山自喻在魏周如明鏡所以照形今乃用以蒸食干將所以示威今乃用以補履亦失其志也

是以氣足凌雲不應止為

武騎

漢書曰司馬相如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輒輒有凌雲之

氣似遊天地之間意

才堪王佐不宜直放長沙

史記賈誼傳曰天子議以賈生任卿

相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雖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疏之

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
長沙卑濕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乃度湘
水為賦以弔屈原此章喻已在魏周不得其所也位
望雖高時有長岑之意恩禮並至猶懷汨羅之心用明
鏡以蒸食取干將而補履相如作賦止為
武騎之官賈誼多才不過長沙之傳而已

蓋聞勢之所歸威之所假必能繫風捕影

見莊子

暴虎馮

河

見論語

是以輕則鴻毛沈水重則磐石凌波

抱樸子曰重類宜沈

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特柯有沈羽之流
此章喻人隨時重輕惟得勢假威故能乘空禦險或則
鴻毛不勝或則負山餘力今已
亦失勢之時威所不假者也

蓋聞意氣難干非資扛鼎

史記曰項羽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韋昭曰扛舉也索隱曰

說文云扛橫關對舉也音江

風神自勇無待翹關

列子曰孔子勁能

肯以力聞淮南子曰孔子之通智過於莢弘勇過於孟賁足攝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吳都賦曰翹關扛鼎

李善注引列子

是以曹劌登壇汶陽之田遽反

左傳作

云招與翹同

作沫史記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與齊戰

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

桓公許與魯會於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

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

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

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許言

曹沫殺其匕首下堂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

如故桓公怒欲背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

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

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又按左傳公賜季

友汝陽之田夾谷之會孔子曰而不反我汝陽之田杜預曰汝陽田汝水北地汝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

相如睨柱連城之壁更還

史記曰秦王欲以十五城易趙王和氏璧蘭相如奉璧見

秦王既奏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授璧因却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城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因持璧睨柱秦王恐破璧乃謝相如璧歸於趙此章喻已使親之後不能奮憤辱之志也梁元帝有返齊侵地之心已觸魏怒庾子山無擊璧睨柱之勇早辱秦庭既意氣之可干傷風神之遂屈以致一忘楚操漸食周蘇曹柯之盟豈可庶幾相如奉璧不得復反矣

蓋聞卷施不死誰必有心

爾雅曰卷施草拔其心不死江淮間謂之宿莽

甘蕉

自長故知無節

南方草木狀曰甘蕉望之如樹珠大者一圍葉長一丈或七八尺廣尺餘二尺

許花大如酒杯形如芙蓉根如芋魁大者如車轂每華一圓各有六子先後相次子不俱生花不俱落一名芭蕉或曰巴苴有類羊角名羊角蕉有類牛乳名牛乳蕉又有蕉葛可紡績為絺綌交廣有之三輔黃圖曰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建扶荔宮以植所得奇異草木有甘蕉本是以螺蚌得路恐異驪

淵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

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必遭其蟠也雀鼠同歸應非丹穴禹貢道渭自

安國曰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曰鳥鼠渭水

出焉郭璞山海經注曰今在隴西首陽縣西南山有鳥

鼠同穴鳥名鵠鼠名鼯如人家鼠而短尾鵠似鷄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山海經曰丹穴

之山丹水出焉有鳥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凰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欽

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 此章喻已在魏周
如宿莽之傷心比已直之無節珠在蚌中即異驪龍之
領穴雖巢雀終
非鳳皇所居也

蓋聞北邙之高魏君不能削

郭緣生述征記曰北邙東則乾脯山山西南晉文帝

崇陽陵陵西武帝浚陽陵邙之東北宣帝高厚陵景帝
峻平陵邙之南則惠帝陵也是北邙為晉陵言魏袁晉
盛魏君不能削北邙
穀洛之鬪周王不能改

周語曰穀洛鬪將毀

王宮王欲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
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喻梁朝之衰也

是以愚公何

德遂荷鍤而移山

列子曰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北山愚公年且九十面山而居

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乃率子孫叩石
壑壤運於渤海之尾河曲智叟笑而止之
精衛何禽欲

銜石而塞海

述異記曰炎帝之女溺死東海化為精衛其名自呼每銜西山木石填東海一名烏

市一名冤禽

此章喻陳威梁衰霸先方起似晉帝北

却之高梁室將亡擬周王殷洛之圖方之愚叟豈可移

山如彼冤禽

焉能塞海也

蓋聞君子無其道則不能有其財忘其貧則不能恥其

食是以顏回瓢飲賢慶封之玉杯

論語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左傳曰

崔氏滅慶封當國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樂高陳

鮑之徒殺慶舍慶封來奔齊人來讓奔吳子之朱方聚

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昭四年為

子思銀佩美虞公

楚靈王所殺玉杯言富而嗜酒也

之垂棘

桓寬鹽鐵論貧富篇子思之銀佩美於虞公之垂棘左傳僖二年云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

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伐虢滅下陽僖五年云晉滅虢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此章喻不義而富不如樂道而貧慶封因富嗜酒遂爾亡家虞公以賄先書罔之失國今已自入覲以來祿位雖高恥辱彌甚願為貧賤而不可得也

蓋聞水之激也實濁其源木之蠹也將拔其根是以延

年之家預論掃墓

漢書曰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為河南太守母從東海來欲從延

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因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問閭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閭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問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

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埽除墓地耳
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
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
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亦見續列女傳

羊舌之族先

知滅門

春秋時晉公族有羊舌氏左傳閔二年云晉伐
皐落氏羊舌大夫為尉正義曰羊舌氏也爵為

大夫此人生職職生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為羊舌四
族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
受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解連李氏李氏掘羊頭而示
之以明已不食惟識其舌舌存得免號曰羊舌氏此羊
舌之族所自始也事見春秋正義云先知滅門者按左
傳序叔虎之敗云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
其子皆諫其母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
生龍蛇以禍汝汝敵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
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
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及伯石之敗傳又云初叔

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
庶鮮吾慙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
而忘一國兩卿矣可無慙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足
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
鍾美於是將必以是有大敗也昔有仍氏黜黑名曰玄
妻后夔樂正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惓無厭忿顓無
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
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
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
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
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
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又叔魚之敗晉語云叔魚生其
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鵠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
可厭也必以賄死遂弗視羊舌之母益嘗三言而三畜
焉列女傳稱羊叔子之妻叔向叔魚之母為羊叔姬盜
羊之事藉叔姬之言埋而不食為防害遠疑矣滕王序

云自孺老入閨蒸蒸色養及丁母憂杖而後起是子山
有母嚴姬叔姬自喻其母之賢明也此章喻庾氏世
德及已而喪如水因流激而源濁木為枝敗而根傷嚴
家五子萬石未取其歡羊舌四宗三言盡識其敗汚吾
世矣負阿母矣見子
山蒸蒸色養之義焉

蓋聞磨礪脣吻脂膏齒牙

漢書東方朔對曰臣觀其齒
齒牙吐脣吻左傳子羊曰摩

礪以須說文曰帶角者
脂無角者膏膏肥也

臨風扇毒

後漢書西域傳曰身
熱頭痛風災鬼難之

域釋法顯遊天竺記云西度流沙屢有熱風惡鬼過之
必死蔥嶺冬夏有雪有毒龍若犯之則風雨晦冥飛砂
揚礫遇此難
無一金也

向影吹沙

干寶搜神記曰有物處於江水
其名曰域一曰短狐能含沙射

人所中者頭痛發熱劇者至死今俗謂之溪毒先儒以
男女同川而浴淫女為主亂氣所生也洪範五行傳曰

蟻射人生於南越謂之短狐抱樸子曰有短狐一名蟻
一名射工一名射影其實水蟲也狀如鳴蜩狀似三合
盃有翼能飛無目而利口中有橫物角弩如聞人聲緣
口中角弩以氣為矢因水射人中者即發瘡中影者亦
病不治殺人又沙虱與射工相似皆殺人以火炙燎遍
身則此蟲墮也毛詩義疏曰短狐一名射影如鼃三足
今俗謂之水弩也鮑照苦熱行含沙射流影是也博物
志曰江南山谿中水射工蟲甲類也長一二寸口中有
弩形氣射人影隨所著處發瘡不治則是以敬而遠之
殺人今鸚鵡蟲溺人影亦隨所處生瘡

豺有五子

論語子曰敬鬼神而遠之爾雅
曰豺狗足郭璞云脚似狗也

吁可畏也鬼

有一車

周易曰載鬼一車此章喻入魏之後歷經險
阻見宇文揚氏諸君易姓而興晉護滕通之屬

爭權相殺扇風射影如鬼如豺于山
雖蒙款至然羈旅之臣皆可不與也

蓋聞虛舟不忤令德無虞忠信為琴瑟仁義為庖廚是

以從莊生則萬物自細

史記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莊子齊物論曰天下莫大於秋毫

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歸老氏則衆有

皆無

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之史也老子脩道德

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太史公曰老子所貴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又曰有之以為利無心以為用又曰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此章言世事任虛船吾心求令德思江海之士細萬物而獨性讀道德之經貴虛無而自得

蓋聞三關頓足長城垂翅既羈既旅非才非智

言已羈旅長安

也後漢書光武贊曰四關重擾翰曰四關謂長安也此云三關亦謂長安按西魏都關中漢書項籍傳曰三分關中立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以關中之地曾為三秦故云三關理物論曰秦築長城楚辭曰羈旅而無友生王逸

是以烏江艤檝知無路可歸

史記

曰遠客寄旅孤單特也曰項王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艤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羽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徐廣曰艤音儀一音我駟案應劭曰艤正也孟康曰艤附也附船著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謂白雁抱書定無整船向岸曰艤索隱曰鄒誕本作樣船

家可寄

漢書蘇武傳曰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

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

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此章喻已思歸雖切而故國都非梁元帝楚國已亡江陵絕無歸路陳武帝有姊既有建業豈復為家岳陽固有深離空存機石頭無非篡逆安用寄書所以周陳通好流寓各歸庾信王褒雖惜而不遣乎然終甘於漢之陵偉也

庾子山集卷九